

## 第二章 頌姆斯的延伸觀點<sup>74</sup>

上一章我們已經看到魁瑞普契關於專名與描述詞的種種論證，也初步看到這些論證被分成知識、模態跟語義三種論證<sup>75</sup>。這一章將順著這種劃分，以頌姆斯的眼光對魁瑞普契的看法作進一步的延伸與探討。在這一章，頌姆斯將經常引用「命題」的概念進行許多論證，我先說明一下「命題」在頌姆斯這些論證裡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命題是語句所表達的東西，是真值的載體，換句話說，命題是相信或斷言等等態度的對象，態度的這些對象具有真假、必然或偶然。頌姆斯認為如此涵義底下的命題，是我們一般言論都願意承認的。不管符合這些說明的事物最終被證明是什麼，「命題」當前就僅僅是這些事物的名字而已。以下論證中使用的命題，無論是關於命題結構，或是關於態度與態度對象關係的本質，頌姆斯只採以負擔最小的用法。藉此，頌姆斯希望其論證免於源自命題的爭議。

### 1. 語義論證與衍生的問題

語義論證是什麼？讓我們再一次回顧：說話者連結於專名的描述詞可能有指涉循環的危機、可能無法指出獨一無二的對象，可能是錯誤信念等。語義論證透過這些問題，指出一般人連結於專名的描述詞往往無力為專名確定指涉。與此同時，人們卻依然可以適當地使用專名，這現象暗示著，當中似乎存在著一種不同於描述論者所說的機制正在起作用，使得我們得以使用「尼克森」指涉尼克森。順此水勢推舟，魁瑞普契遂提出了被稱為歷史鍊或因果鍊的看法，一種與描述論者截然不同的指涉確定機制。

關於語義論證，有三個延伸探討的問題，第一，專名的語意義為何？1.1 小節將說明頌姆斯填補魁瑞普契關於專名意義的留白：頌姆斯藉由「斷言、傳播訊息的概念」與「語義的概念」兩相對照，依據我們對雙方各自的直覺，得出何謂一般語句的意義。然後拿這一般語句意義的判準，進一步論證專名與包含專名的語句之意義。這一小節，將會說明專名的意義僅為所指，並且導出「 $a=a$ 」與「 $a=b$ 」<sup>76</sup>這兩語句確為同義，為 2 節的知識論證先下了一個預告。

1.2 小節，語義論證所延伸探討的問題之二，為「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的意義問題。由於魁瑞普契對於專名的意義沒有正面說明，所以這並不是魁瑞普契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是（主張專名的語義內容僅為所指的）頌姆斯，或米爾論者才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頌姆斯似乎認為這問題原則是能夠解決的，所以只

<sup>74</sup> Soames, Scott. 2002. *Beyond Rigidity: The Unfinished Semantic Agenda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章所引述頌姆斯之主張主要根據此書，以下簡稱 *Beyond Rigidity*。

<sup>75</sup> 此一劃分並非頌姆斯所原創，沙門（Nathan Salmon）更早提出這樣的劃分。

<sup>76</sup> 假設「 $a$ 」、「 $b$ 」是兩個指涉相同對象的專名。

提出原則上的處理方法。他認為可解決的原因總的說來分成兩個一般論點，1. 大多數這種使得否定存在句為真的專名並非真的無意義，它們終究還是具有某種所指。2. 這種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被講出時所表達的信念，並不限制只有講出原先那個語句才能表達。然後他將這類使得否定存在句為真的專名分類為「不復存在者」、「未來將存在者」、「僅僅可能存在者」還有「來自於虛構故事或傳奇者」一一說明。

1.3 小節，語義論證所衍生的問題之三，是來自描述論者應付語義論證的有趣方式，有種描述論者同意魁瑞普契關於專名確定指涉的圖像，不過這種描述論者想借力使力：拿魁瑞普契的整個說詞，當作與專名同義的「描述詞」！如何回應這種問題呢？除了頌姆斯的看法，我們也順道看看麥可戴維（Michael Devitt）的回應。

## 1.1 填補專名意義的留白<sup>77</sup>

### 1.11 意義的兩種概念

談論專名的意義前，頌姆斯先區分「意義」的兩種不同概念：第一個概念是語義內容（semantic content），第二個概念是詞語知識（expression knowledge）<sup>78</sup>。

如何理解意義的第一個概念——「語義內容」——呢？一個語句的語義內容或可看成是語句所「說」的東西。所謂「語句所說」（sentences say），是相對於「說話者所說」（speakers say）<sup>79</sup>，即說話者斷言地講出（utter）一語句時，說話者所斷言<sup>80</sup>、所傳播的東西。

<sup>77</sup> 此處的討論聚焦一般的專名。承續自上一章魁瑞普契脈絡，是談論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例如「Scott Soames」、「新竹」。所謂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是相對於少數諸如「Trenton New Jersey」、「清華大學」這類帶有部分描述性內容的部分描述性專名（partially descriptive names）。其次，亦是承續自上一章魁瑞普契脈絡，暫且假定一般的專名是不歧義的，並忽略簡單句中所包含的專名可能存在的脈絡敏感性。只是在優先順序上先處理大部分專名的主要情況，歧義、脈絡敏感性語句等較為複雜的情況頌姆斯亦有明白處理，並非遭到忽略。

<sup>78</sup> 詞語知識（expression knowledge）或稱為訊息的領會（information grasp）。訊息的領會見 *Beyond Rigidity* p.56 「There is also another conception of meaning. On this second conception,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is information grasp of which explains speakers' ability to understand it, and to be able to use it competently.」詞語知識見 *Beyond Rigidity* p.71 「However, other times when we talk about the meaning of an expression, we have in mind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pression knowledge of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our coming to understand it...」。

<sup>79</sup> *Beyond Rigidity* p.55 提到的「speakers say」與「sentences say」有幾分類似魁瑞普契「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中所引用 Grice 的「speaker's reference」跟「semantic reference」。詳見 Kripke, Saul. 1977. "Speaker's Reference and Semantic Reference." In Peter French, Theodore Uehling, Jr., and Howard Wettstein (Eds.),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p. 6-2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ecanati, Francois. 1993. *Direct Reference: from Language to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sup>80</sup> 其實文本中，*Beyond Rigidity* p.55 是這麼說的：「This can be thought of as that which the sentence

「語句所說」與「說話者所說」兩者主要的不同在於，語義內容或語句所說，是語句在語義上所編碼 (semantically encodes) 的訊息或命題，此一語義上所編碼的訊息或命題在語句於不同的脈絡被講出來不會改變假設這語句為非歧義並且沒有包含標記詞 (indexical)；然而，說話者所說，說話者在不同脈絡中斷言地講出同一語句時可能斷言了超出語義內容並且因脈絡而異的不同訊息。按此，語義內容或語句所說，必須被仔細的區別於一個語句在不同脈絡中斷言或傳播的種種不同訊息。

一個語句(假設這語句為非歧義且無脈絡敏感性)如果同頌姆斯將論證的那般，有時可以被用來斷言多種命題，而超過語義自身編碼的訊息，那麼這語義編碼的訊息必須與語句在不同的脈絡中所斷言的種種訊息區分開來。頌姆斯將論證，就意義的第一個概念，專名的意義即為所指，並且所指相同的專名意義便相同，反之則意義不同。

如何理解這意義的第二個概念：詞語知識呢？詞語知識，是一種訊息的領會<sup>81</sup> (information grasp)，這種訊息領會，說明了說話者具有理解、使用該詞語的能力。這詞語知識<sup>82</sup>是要讓我們穩當地理解一詞語的知識。這種意義對不同的專名而言，不論其所指是否相同，意義幾乎都相同的。這種諸名皆同的第二概念意義我們可以這麼說：聯結於眾名的理解、使用能力條件彼此相似。關於使用能力條件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專名的能力條件，我們會在下文看到。這個概念下的意義將暫時成為伏筆，待於知識論證的章節部分再提出，屆時將有重要的功能。

## 1.12 成為一語句之語義內容的充分必要條件

如同上面提到的第二種區別，語句的語義內容與語句用來傳播的訊息不同。我們語言使用上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我們講出語句以傳播或透露訊息。其中部份訊息是由講出該語句所斷言，部分是藉由葛萊斯式涵蘊 (Gricean implicature)<sup>83</sup>而於對話中蘊含，部分藉由各個脈絡中說者與聽者特殊的或個人獨有的特色所傳遞。因此，當同一語句在不同的脈絡中被斷言地講出時，所帶有的訊息往往十分迥異。很明顯地，並不是所有的訊息都屬於該語句的語意

---

"says," which in turn is closely related to what speakers say, and convey, when they assertively utter the sentence. 」。為何我將「what speakers say」解釋為「說話者所斷言」？這與頌姆斯對「斷言」(assert)的使用有關。詳見 *Beyond Rigidity* p.57 「As I am using the notion, to say that s, to state that s, to claim that s, and to tell someone that s are all ways of asserting that s...」由於說 s，陳述 s，主張 s，告訴別人 s，這些全都是斷言 S 的各種方式。這裡以「斷言」詮釋翻譯，主要用意在於使整體用詞統一。

<sup>81</sup> *Beyond Rigidity* p.56

<sup>82</sup> *Beyond Rigidity* p.71

<sup>83</sup> 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簡略地說，是一個語句被斷言地講出來時，被說話者意謂 (mean)、蘊含 (imply) 或建議 (suggest) 的訊息，但是這個訊息卻完全不同於字面意義。比喻 (figure of speech) 就是一種常見的對話式涵蘊。關於「Gricea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詳見 Grice, H. Paul.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Logical and conversation"

內容。頌姆斯說「如果 s 是一個不包含標記詞，或其他脈絡敏感性成份的語句，那麼，就 s 於一般字面上的意義(非隱喻、非反話、非諷刺...等用法)，一個有能力使用 s 語句的人在任何脈絡斷言地講出 s 都斷言、都意圖傳播的訊息，組成了語句 s 的語義內容(即該語句語義上所表達的訊息)」<sup>84</sup>。有了這個初步的想法，讓我們將它寫成一個清楚的原則。對於一非歧義、無脈絡敏感的語句，其語義所表達的命題，根據上述，建議著以下的約束 C 必須被適當地滿足。

C. 若 p 是 s 語義上所表達的命題，則就 s 被一般對話參與者所理解的一般字面上的意義(非隱喻、反話、諷刺等用法)，p 被包含於一個有能力的說話者在任何脈絡斷言地講出 s 時都斷言、意圖傳播的訊息。<sup>85</sup>

為什麼要將脈絡限制在一般字面意義呢？我們考量一個眾所周知且基本的反語案例。一個人在某個情況講出語句「山姆是很好的朋友」，在該情況對所有人而言，因為山姆行徑相當可惡，描述詞「很好的朋友」根本不適用於山姆身上。所以說話者並不斷言該語句語義上表達的命題——山姆是很好的朋友這命題——而是斷言與該命題全然不同的東西。上述情況並不是該語句被用以一非字面、反話式的意義。相反地，說話者的確使用這語句的字面意義，說話者利用字面意義明顯不符實情，乃為了斷言不同命題。頌姆斯認為說者最後表達出「山姆是糟糕的朋友」的訊息並不是語義內容的一部份，這個看法是有趣的。頌姆斯認為說者的確是使用語詞字面上好朋友的意義，並且利用字面意義明顯不符實情這一點，最後達成了全然不同命題的斷言。

緊接著頌姆斯開始精鍊約束 C，首先就是關於「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Gricean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的考量。如同剛剛提到反話的例子，這類例子指出頌姆斯這個普通的預設——「一個語句的語義內容，居於該語句被講出時所斷言的

<sup>84</sup> *Beyond Rigidity* p.57 「If s is a sentence that doesn't contain indexicals or other context-sensitive elements, then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s (i.e., the proposition it semantically expresses) should consist of information that a competent speaker who assertively utters s asserts and intends to convey in any context in which s is used nonmetaphorically (without irony, sarcasm, and so on)

with its normal literal meaning.」下文可以看到頌姆斯以此想法作為起點一再精鍊。由於頌姆斯認為這是語言使用的一個普遍觀察，所以沒有為這個起點多作說明。他強調「『非歧義、無脈絡敏感性語句的意義；該語句語義表達的命題』就是『有能力使用這語句的說、聽者在任何普通脈絡以這語句的標準、字面意義中使用所共同斷言與傳播的訊息』。」這是很常識性的想法。

<sup>85</sup> *Beyond Rigidity* p.57 「C. A proposition p is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s only if p is included in the information a competent speaker would assert and intend to convey by an assertive utterance of s in any normal context, in which s is used nonmetaphorically, without irony or sarcasm, and so on, with its literal meaning by conversational participants who understand s.」關於這個約束 C，頌姆斯說明了「斷言」在此文中的用法。頌姆斯說：「當我論及一個說話者藉由講出一語句 s 而斷言的訊息，我乃以斷言這個觀念(notion)指示一組密切相關的講話行為集合中，最普遍與兼容的講話行為。當我使用這個觀念，以說 s，陳述 s，主張 s，告訴別人 s，這些全都是斷言 s 的各種方式，因此也是允諾 s 的命題。約束 c 告訴我們，在所有的一般脈絡中講出 s，只有在此涵義(sense)之下斷言的命題，有資格成為 s 語義內容的候選者。」。

眾命題之中」<sup>86</sup>——有時會被這類所謂對話式涵蘊所駁。在這類情況下，c 原則會讓一語句在所有脈絡所共同斷言的訊息交集成為空集合。葛萊斯涵蘊起於說話脈絡的特殊特徵，以及對話者與語句被講出的關係。這種涵蘊之所以成立，在於葛萊斯預設了「品質準則」(Maxim of Quality)，品質準則要求一個人說真話，特別是不說自己相信為假的東西。頌姆斯認為葛萊斯隱含地訴諸這個品質準則，以剛剛的例子看，說話者 A 的反話言論——某個人是「很好的朋友」——葛萊斯說：

以下對說話者 A 及其聽眾都極其明顯：A 所說或表達的彷彿是 A 所不相信的事情。並且聽眾知道：A 相當清楚「『A 所說或表達的，彷彿是 A 所不相信的事情』對聽眾而言十分顯見」。這麼一來，除非 A 根本在胡說八道，否則 A 一定是要橫越到另一個命題。一定是跟他所說的表面意思有關，最明顯相關的命題便是跟他表面所說完全相反的東西。<sup>87</sup>

不只是反話，連隱喻的例子，葛萊斯運用相同的推論<sup>88</sup>。由於「一語句的語義內容，居於該語句被講出所斷言的諸多命題之中。」這樣的一般預設會被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所反駁，這建議著原則 c 的「例外脈絡名單」應納入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才是，於是我們將原則 c 做以下修正。

C+.若語句 s 語義表達的命題是 P，則 P 被包含於有能力的說話者講出 s 時會斷言並意圖傳播的訊息之中，而且我們必須將說話者說 s 時的脈絡 c 限制在了解 s 的對話參與者使用 s 時是取其字面意義，並且 (i) s 在 C 脈絡並非用於隱喻、反

<sup>86</sup> *Beyond Rigidity* p.59 「...the normal presumption that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a sentence is among the propositions asserted by an utterance of it...」

<sup>87</sup> *Beyond Rigidity* p.59 「It is perfectly obvious to [the speaker] A and his audience that what A has said or has made as if to say is something he does not believe, and the audience knows that A knows that this is obvious to the audience. So, unless A's utterance is entirely pointless, A must be trying to get across some other proposition than the one he purports to be putting forward. This must be some obviously related proposition; the most obviously related proposition is the contradictory of the one he purports to be putting forward.」

<sup>88</sup> 頌姆斯同意葛萊斯的解釋可能在大部分情況都是對的。然而反對這樣的誤解：推論的典型顯示，P 作為一給定案例中對話地涵蘊的典型，對話參與者(conversational participants)們心中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經歷上述這段心路歷程。頌姆斯反對我們有理由要如此相信。他認為葛萊斯典型的重要性在於：這個典型顯示出某些類型的訊息，原則上如何可能從某一類型的對話情形中，合理地從特定語句提取出來。當我們將葛萊斯的理想化模型運用到實際的說、聽者身上時，我們不該將那些說聽者設想為，他們明確地訴諸葛萊斯的那種準則(maxims)。頌姆斯認為我們只該這麼看：

(i) 對話參與者們的確企圖有效率地且合作地交換訊息。

(ii) 我們認為對話參與者們成功地達到 (i)，是憑藉著以下事實：他們確實是從符合這種模型的對話中取得訊息，並且在其他非葛萊斯模型中並不如此。

總之，葛萊斯所描述的心路歷程，是否能涵蓋說明所有葛萊斯式涵蘊的對話參與者？頌姆斯對此感到不確定，而且，對話參與者之所以能在葛萊斯的模型中做到訊息交換，其實際心理機制為何？頌姆斯認為這並不屬先驗哲學之事，也就不多著墨。

語與諷刺。(ii)預設說話者意圖對自己允諾 p(為真), p 不為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 e 所駁而有相反的意思<sup>89</sup>。

做了以上修正之後, 下一步, 頌姆斯希望不僅僅能排除某些命題作為一語句的語意內容候選者, 而且能確認語句語義表達的命題。為了做到這點, 我們需要一些進一步的考量, 以消除某些滿足 C+卻不是語義內容的命題。

什麼是滿足 C+卻不是語義內容的命題? 當說話者斷言地講出語句 s 時, 同樣出現於各脈絡的命題, 有時不只一個。假設 p 滿足 C+, 而 q 雖是跟 p 全然不同的命題, 卻是可以從 p 推演出來的先驗必然結論。讓我們看實際的例子, 比如「張三在市場, 而且李四在學校」這樣的語句, 命題 p 是張三在市場, 而且李四在學校, 命題 q 是李四在學校, 以簡化規則(simplification) 我們可從命題 p 推論出命題 q; 又比如「雷夢那拆了信」這樣的語句, 命題 p 是雷夢那拆了信, 命題 q 是有人拆了信, 以「EI」規則我們可從命題 p 推論出命題 q。命題 p 與命題 q 哪個才是我們要的候選者呢? 為要消除某些滿足 C+卻不是語義內容的命題, 於是我們提出對應此例的 C+解釋優先性(explanatory priority)增強版本 SC1

SC1. 命題 p 是語句 s 語義所表達, 唯若 p 滿足 C+, 並且沒有其他的命題 q, 命題 q 滿足 C+的事實解釋了為何 p 也滿足 C+。<sup>90</sup>

SC1 條款可以幫我們在語句「雷夢那拆了信」的例子中, 去除命題 q 有人拆了信, 使之不成為語義內容候選者, 因為命題 p 雷夢那拆了信滿足 c+的理由可以解釋命題 q 有人拆了信, 而命題 q 有人拆了信不能解釋命題 p 雷夢那拆了信, 所以 SC1 規則刪除命題 q 有人拆了信; 同理, SC1 也可以幫我們在語句「張三在市場, 而且李四在學校」的例子中去除命題 q 李四在學校, 使之不成為語義內容候選者, 因為命題 p 張三在市場, 而且李四在學校滿足 c+的理由可以解釋命題 q 李四在學校, 而命題 q 李四在學校不能解釋命題 p 張三在市場, 而且李四在學校, 所以 SC1 規則刪除命題 q 李四在學校。注意, 截至目前, 這已經是「要成為一語句語義上所表達之命題」的必要條件了。<sup>91</sup>

<sup>89</sup> *Beyond Rigidity* p.60 「C+. A proposition p is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s only if p is included in the information a competent speaker would assert and intend to convey by an assertive utterance of s in any context c in which s is used with its literal meaning by conversational participants who understand s, provided that (i) s is not used metaphorically, ironically, or sarcastically in c, and (ii)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speaker intends to commit himself or herself to p is not defeated by a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o the contrary.」加入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的限制條款是否會使提及隱喻、反語與諷刺...等顯得多余? 頌姆斯認為恐怕還是要一個個例子看才知道。不過, 即使有所重疊也只是顯示其謹慎, 應無礙頌姆斯的立論。

<sup>90</sup> *Beyond Rigidity* p.62 「SC2. A proposition p is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a sentence s if and only if (i) p satisfies C+, and (ii) for any other proposition q satisfying (i), the fact that p satisfies (i), explains why q does as well, and not vice versa.」

<sup>91</sup> 頌姆斯另外提到有個特別的例子, 或許會讓人懷疑「sc1」是否會刪錯候選者: 一語句「Snow is white」的「語義候選者命題 1」是 Snow is white。語句 s 的「語義候選者命題 2」是 That claim

SC1 是必要條件，下面我們將進一步擴充為「一個命題作為一句子語義內容的充分必要條件」。

SC2. 命題  $p$  是語句  $s$  語義所表達，若且唯若，(i)  $p$  滿足  $C+$ ，(ii) 並且命題  $p$  滿足  $C+$  的事實，能解釋其他任何能滿足  $C+$  的命題  $q$  何以滿足  $C+$ 。且反之不然<sup>92</sup>。

頌姆斯強調，從  $C$  到 SC2，是為以下兩者的關係作的預備說明。一方面是：一語句  $s$  其意義的觀念；它在語意上所表達的命題。以及另一方面： $s$  在一般脈絡中被講出時所斷言與傳播的訊息。頌姆斯強調他並非主張「斷言、傳播訊息的概念」在概念上先於「語義的觀念」，也不是主張「斷言、傳播訊息的概念」可用來定義「語義的觀念」<sup>93</sup>。頌姆斯說  $C+$ 、SC1 跟 SC2 並不是定義，它們只是具有將語義概念與實用概念結合起來的功能，這麼一來我們能將對兩者各自的直覺，用來影響關於兩者的假說。

### 1.13 專名以及包含專名語句的語義內容

1.1 節的目的是專名的意義，在 1.12 小節頌姆斯從一個所謂常識性的概念，精鍊出一個命題作為一語句的語義內容的充分必要條件 SC2。接著我們就要拿 1.12 小節這一般性原則，聚焦於包含專名的語句，看看這個原則會將諸如「 $n$  is  $F$ 」<sup>94</sup>這種包含專名的語句分析出怎樣的語義內容。或者也可以說，在一般脈絡中斷言地講出「 $n$  is  $F$ 」時，皆欲斷言與意圖傳播的訊息是什麼？

假設頌姆斯對一個普林斯頓哲學所研究生說

(1) 卡爾·亨普爾 (Carl Hempel) 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

頌姆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sup>95</sup>：「我預期這個學生曾聽過這名字；預期這學生知

---

that snow is white is true。按照 SC1 我們會不會刪錯了？不會的，這時候我們仍是刪除候選者 2。反過來說，如果是另一個語句「That claim that snow is white is true」，也一樣不會出錯，按照 SC1 我們會刪除候選者 1。

<sup>92</sup> *Beyond Rigidity* p.62 「SC2. A proposition  $p$  is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a sentence  $s$  if and only if (i)  $p$  satisfies  $C+$ , and (ii) for any other proposition  $q$  satisfying (i), the fact that  $p$  satisfies (i), explains why  $q$  does as well, and not vice versa.」為何 sc2 最後說「反之不然」？因為，要是反之亦然的話，那麼，我們就不知命題  $p$  跟命題  $q$  何者才是  $s$  的語義內容當選者了。

<sup>93</sup> 從頌姆斯的思考方式看起來，明明是要討論語句的語義內容是什麼，卻不斷從斷言傳播訊息的概念切入說明。讓人看似以為「斷言、傳播訊息的概念」概念上優先於「語義的觀念」，並可用以定義「語義的觀念」，然而頌姆斯非作如此觀，故特意澄清。

<sup>94</sup> 假設  $n$  是一個專名而  $F$  是一性質。

<sup>95</sup> 使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方便頌姆斯無爭議地說明屬於說話者心理上的意圖與預期。

道該名指涉一著名哲學家；預期這學生知道我曉得這專名指涉一著名哲學家；預期學生知道我對他有上述預期。」。述說了他說這話時對該名研究生有哪些預期之後，頌姆斯繼續以第一人稱的口氣說：「我意圖我說的話被學生理解為允諾（commit）以下主張：著名的哲學家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我說這話時不但意圖傳播此訊息，照這情況看，我甚至可能意圖用我說的那句話斷言此訊息。此外我可能判斷這學生大概知道一些關於卡爾·亨普爾的其他事情，例如卡爾·亨普爾曾是維也納學團的一員。因此我也可能判斷我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將透露這更進一步的訊息：維也納學團過去的一員住在普林斯頓的湖泊巷。儘管這多出來的訊息可能並不是我所斷言的一部份，也不是講出那句話時所欲允諾的部分。」<sup>96</sup>。當然，每一個有足夠能力使用該語言的說話者，在他們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的時候不一定都斷言或傳播相同的訊息，比如說一個理解「卡爾·亨普爾」這專名並有能力使用它的人並不需要知道他是一個哲學家。如果頌姆斯是對一個知道卡爾·亨普爾的十來歲孩子說「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這孩子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對他早期的背景不甚清楚，那麼頌姆斯這時候所斷言或意圖傳播的訊息可能與之前研究生的情形所欲表達的十分不同。

那麼，究竟什麼訊息才是每個有能力的說話者在所有一般脈絡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都會斷言與意圖傳播的？明顯地，這樣的訊息將只會包含極少或甚至不包含任何關於「卡爾·亨普爾」的實質描述性訊息。有不少聽眾知道卡爾·亨普爾的哲學，但其他人則不然，或許有些人知道他在某些時期如何如何，但非人人如此。總之，雖然我們能夠預期「大多數對卡爾·亨普爾這專名有足夠認識的說話者」擁有一些關於亨普爾先生的實質描述性訊息，但是很少（如果有的話）有描述性訊息是所有使用者所共有。有人可能會說「卡爾·亨普爾是個人」這類訊息是全部有能力使用此名的人所共有。但這點亦有可疑。一個理解並有能力使用此專名指涉亨普爾先生的人，即使他錯認亨普爾先生是具智能的外星生物，而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並沒有斷言或傳播「卡爾·亨普爾是個人」這訊息呀！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卡爾·亨普爾是個人」並不屬於「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的語義內容。頌姆斯認為，無論如何設想，結果似乎仍是「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的語義內容，根本沒有或幾乎沒有任何關於亨普爾先生的描述性訊息是超出他住普林斯頓湖泊巷之外的。追根究底，是否存在有某些極端的普遍訊息，是個有能力的說話者在所有一般脈絡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都斷言與意圖傳播？頌姆斯對此則不抱任何立場。

<sup>96</sup> 斷言、傳播、透露與允諾，這些用詞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感到混淆。在知識論證的章節我們將仔細地討論這幾個概念，在此暫且以一粗略的方式理解：頌姆斯認為一語句在一般脈絡中，被有能力使用這語句的人斷言地講出時所攜帶的訊息可分為四層（不妨設想四個同心圓）核心是語義內容，外一層是斷言的訊息，再外一層是傳播的訊息，第四層是透露的訊息。最內層語義內容是有能力的使用者在於所有一般脈絡都將斷言與意圖傳播的訊息，其他層則隨脈絡而異。並且說話者必須對自己允諾（commit）語義內容、斷言、傳播這三層的訊息。

關於什麼訊息才是每個有能力的說話者在所有一般脈絡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都會斷言與意圖傳播的，既然剛剛提到很多訊息都不能算數，那麼現在我們該如何刻劃「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在語義上表達的命題？這樣命題不可能是實質的描述性命題，因為那些實質描述性命題並非在所有脈絡中有能力之說話者都欲斷言與意圖傳播。頌姆斯認為共通於所有脈絡的，是**將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此一性質，歸屬於同一個個體**。<sup>97</sup>當然，這麼主張必須有所理據才行。

「共通於所有脈絡的，是將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此一性質，歸屬於同一個個體。」頌姆斯提出這個主張，與包含專名之語句的使用能力條件有關。頌姆斯認為有能力使用該語句的人在各脈絡都會如此歸屬；一個人在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得要作出如此歸屬，才配稱為有能力使用專名。讓我們看看頌姆斯提出的「專名使用之能力條件」(Competence Conditions for Proper Names)：

#### 專名使用之能力條件

爲了要成為對象 *o* 的專名 *n* 之有能力的使用者，兩件事是必須的 (i) 必須取得決定 *n* 的所指是 *o* 的指涉意圖，有兩個方式達成，一個是從其他使用 *n* 作為 *o* 的專名的人那裡學到 *n*，並意圖與那些人使用 *n* 有相同所指。另一個方式是獨立地親知 *o* (acquainted with *o*) 被介紹 *n* 作為 *o* 的專名。並且 (ii) 當斷言地講出「*n* is *F*」時，必須明白談論的 *n* 之所指為 *o*，並說他是 *F*。<sup>98</sup>

當我們論及一個對象 *o*，說它是 *F*，這麼做等於是斷言一羅素式命題、單一命題 (Russellian propositions or Singular propositions)<sup>99</sup>，亦即，

<sup>97</sup> *Beyond Rigidity* p.65 「What is common to all these contexts is that the property of living on Lake Lane in Princeton is ascribed to one and the same individual.」

<sup>98</sup> *Beyond Rigidity* p.65 「In order to be a competent user of a name *n* of an object *o*, two things are required, (i) One must have acquired a referential intention that determines *o* as the referent of *n*. Two ways in which this may be done are by picking up *n* from others who used it as a name of *o*, and intending use *n* to refer to the same thing they did, or by being independently acquainted with *o* and introducing *n* as a name for *o*. (ii) One must realize that to assertively utter *n* is *F* is to say of the referent, *o*, of *n* that it "is *F*."」簡單說，(i) 是要知道 *n* 的所指。(ii) 是要知道整個語句「*n* is *F*」說什麼

<sup>99</sup> 單一命題、羅素式命題，是關於特殊對象或個體 (particular object or individual) 的命題，這命題**藉著對象或個體作為命題的組成成份**。被稱為是單一命題的例子如：白朗峰是超過 4 千公尺高的、Socrates 是明智的、她(指向某人)住在紐約。單一命題被用來對比一般命題 (general proposition) 與特殊化命題 (particularized proposition)。一般命題不是關於任何特殊項目的命題(對比於種類項目) 並且特殊化命題是關於個別事物 (particular) 或個體 (individual) **但不包含那些個體作為成份**的命題。一般命題的例子是，多數美國人傾向減稅、一些音樂是偉大的，特殊化命題的例子是，雙焦眼鏡的發明者禿頭、最高的間諜是一個男人。接

用性質 F 作為對象 o 之述部的單一、羅素式命題，因此這些能力條件保證了這單一、羅素式命題會是一個有能力的說話者斷言地講出 n 是 F 所主張的眾命題當中的一個。

基於能力條件，頌姆斯主張語句「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在一般脈絡中被講出時，都會斷言與意圖傳播的訊息是：**將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此一性質，歸屬於同一個個體**。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能力條件又是基於什麼而成立呢？頌姆斯提供兩點觀察作為證據支持能力條件。

#### 觀察 1：

如果 n 是一個對象的專名，雷夫是一個具有能力的說話者，並且他在一般的脈絡下斷言地講出「n is F」，那麼「雷夫斷言 n is F」這個對雷夫的歸屬是正確的。

#### 觀察 2：

「雷夫斷言 n is F」這個歸屬，加上 n 所指存在的主張，兩者導出，存在著一個對象 x 是雷夫主張 x 是 F 的對象。歸屬給雷夫的斷言，是單一、羅素式命題。因此，若一個具能力的說話者斷言地講出「n 是 F」，則這人（在眾多可能主張的命題中）至少得要斷言以下命題：「以 F 性質作為 n 之所指的述部」之命題<sup>100</sup>（假設 n 指涉的對象存在）。

這意味著有能力使用「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相關陳述的使用者在所有一般脈絡斷言地講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時，都主張將「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之性質歸屬給亨普爾的單一、羅素式命題。因此這命題遂成為該語句語義上所編碼的命題之第一候選者。因為看起來並沒有更好的候選者<sup>101</sup>，故將上述之單一、羅素式命題，作為「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的語義內容。

論證進行至此，我們看到了一個命題成為一語句的語義內容的充分必要條件，也看到這樣的一個原則如何分析包含專名的語句：一個包含專名的語句，諸如「n is F」，其語義內容為「以 F 性質作為 n 之所指的述部」的單一、羅素式命題。而且專名的語義內容，為其所指。這樣的主張，作為一個外於魁瑞普契理論的看法，我們將在以下陸續看到這樣的主張所增生的困難，以及頌姆斯如何化解這個困難。

---

受或反對單一命題是語義學、語言哲學，和形上學等等的中心議題。

<sup>100</sup> *Beyond Rigidity* p.65 「Thus if a competent speaker assertively utters n is F, then that person assert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singular, Russellian proposition that predicates the property expressed by F of the referent of n (provided that the referent of n exists).」。

<sup>101</sup> *Beyond Rigidity* p.65 「Since there seems to be no better candidate, it is reasonable to identify the proposition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1) with this singular, Russellian proposition.」

## 1.2 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

1.1 節我們看到頌姆斯如何填補語義論證的第一個問題：魁瑞普契關於專名語義內容的留白。這一節我們要探討的是語義論證的第二的問題：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

「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即為所指。」頌姆斯這樣的主張，在某些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率先出了問題。令  $n$  為一專名，並且這類專名連結於否定存在的「 $n$  不存在」時，該語句可自然地用於表達一事實。這類的專名諸如「Socrates」、「Sherlock Holmes」與「Santa Claus」等。由於這些專名的否定存在句一般被當作是真的，所以許多哲學家堅稱這些專名缺乏所指。然而，就頌姆斯給定的語義內容說明，這類專名及包含這類專名之語句都會缺乏語義內容。說這否定的存在句缺乏語義內容，就是說它們無法在語義上表達命題，因此無意義！但若真是這樣，則它便很難說明這些語句何以被用來斷言事實，表達真信念。關於專名的否定存在句的問題，不只是頌姆斯，還有認為專名的語義內容僅為所指的米爾論者，都必須面對這種困難。頌姆斯將「會使得否定存在句有無意義危機的這類專名」分為四類：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之名、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虛構故事的對象之名。

### 1.21 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

頌姆斯認為這個問題對於其實沒那麼棘手。因為大多數的這類專名並非真的無意義，它們終究還是具有某種所指。首先我們想想「蘇格拉底」這專名，大家都同意「蘇格拉底」指涉蘇格拉底。然而，由於蘇格拉底已不復存在，故否定存在句「蘇格拉底不存在」為真。按照頌姆斯先前的觀點，這個語句語義上表達一單一、羅素式命題：以述部所表達的性質修飾該名之指涉對象。就我們的目的，這命題可以想成由以下成分組成：蘇格拉底及不存在之性質<sup>102</sup>。我們甚至可以同意蘇格拉底曾一度存在，但現已不復如此。「蘇格拉底不存在」的命題當然不同於「柏拉圖不存在」的命題，後者是「柏拉圖不存在」語義上所表達的命題。那怕沒有任何東西可被「蘇格拉底」跟「柏拉圖」指涉，但這兩個專名仍指涉不同的事物，並且，那怕沒有命題作為這些語句的語義內容，但這兩個存在否定句仍各有其不同命題作為其語義內容<sup>103</sup>。因此，即使沒有命題作為它們的意義，它們仍然有意義。

<sup>102</sup> 將「不存在」視為一性質存著爭議，不過我們暫且將此擱置。

<sup>103</sup> *Beyond Rigidity* p.91 「...the two negative existentials Socrates doesn't exist and Plato doesn't exist have different propositions as their semantic contents, even though there exist no propositions that are their semantic contents.」

爲什麼頌姆斯能夠如此主張呢？頌姆斯認爲只要我們接受以下這件事情，一切就能夠一致：即便某些對象現在不存在，那些對象偶而還是可能具有某些性質。即使蘇格拉底現在不存在，但是如同蘇格拉底現在具有不存在的性質一般，蘇格拉底現在也有個「被專名『蘇格拉底』指涉的性質」。相同地，蘇格拉底不存在這命題，這命題即使不是現在存在，現在仍是一個具「有成爲一命題之性質」的命題，並且是具有「被某些語句在語義上表達出來之性質」的命題。這命題現在也具有「爲真的性質」，具有「被人相信的性質」，並且具有「講出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以斷言該命題的性質」。關於包含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的語句，這樣看待之後，米爾論者的看法就能與該類語句所牽涉之明顯事實相容。說「蘇格拉底」現在指涉到一曾存在而今不復存之對象，也就是說，對象  $o$  即使現在不存在，仍有一曾存在而現爲「蘇格拉底」指涉的對象  $o$ 。說「蘇格拉底不存在」現在語義上表達一曾存而不復存的命題，也就是說，即使命題  $p$  現在不存在，仍然曾經存在一個  $p$  是「蘇格拉底不存在」現在表達的。<sup>104</sup>

讓我們審視頌姆斯的策略，面對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不復存。他給出幾個符合直覺的想法。

- (1) 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是一個具有成爲一命題之性質的命題，不是嗎？
- (2) 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具有爲真的性質，不是嗎？
- (3) 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具有被我相信的性質，不是嗎？
- (4) 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具有不存在的性質，不是嗎？
- (5) 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具有被專名「蘇格拉底」指涉的性質，不是嗎？

頌姆斯手上有兩個不相容的主張：一方面是 (1) – (5) 這些直覺，另一方面是專名語義內容僅爲所指的主張，後者會導致這類語句無意義。頌姆斯希望能留住後者，所以必須想辦法讓兩者並存。頌姆斯說，只要我們同意「即便某些對象不存在，偶而還是可能具有某些性質。」一切就一致了。所以頌姆斯要我們同意以下主張。

<sup>104</sup> *Beyond Rigidity* p.91 「All of this is coherent once we admit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certain objects to have certain properties at times when those objects don't exist. Socrates now has the property of being designated by *Socrates* (as well as the property of not existing), even though Socrates does not now exist. Similarly, the proposition that Socrates doesn't exist is such that it now has the properties of being a proposition and of being semantically expressed by certain sentences, even though it doesn't now exist. It also now has the property of being true, of being believed by me, and of being asserted by utterances of *Socrates doesn't exist*. In this way, the Millian can accommodate obvious facts involving sentences containing names of once existent, but no longer existing, objects. To say that *Socrates* now refers to an object that once existed but no longer does, is to say that there once existed an object  $o$  such that Socrates now refers to  $o$ , even though  $o$  does not now exist. To say that *Socrates does not exist* now semantically expresses a proposition that once existed but no longer does, is to say that there once existed a proposition  $p$  such that *Socrates does not exist* now expresses  $p$ , even though  $p$  does not now exist.」

(1') 即使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不存在，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仍是一個具有成為一命題之性質的命題。

(2') 即使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不存在，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仍具有為真的性質。

(3') 即使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不存在，語句「蘇格拉底不存在」所表達的命題現在仍具有被我相信的性質。

(4') 即使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不存在，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仍具有不存在的性質。

(5') 即使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不存在，蘇格拉底這個對象現在仍具有被專名「蘇格拉底」指涉的性質。

沒錯，這樣就能調和兩者。頌姆斯調整信念時具有特定意圖：維護「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即為所指。」。而付出的代價是承認「即便某些對象不存在，偶而還是可能具有某些性質。」這個形上學的主張是否可能引發其他困難？這是可以存疑的<sup>105</sup>。

試想，若我們不維護「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即為所指。」，那麼是否仍能使「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包含該名之語句」免除無意義的危機？上一章談論魁瑞普契時，我們明白魁瑞普契的看法中並沒有主張「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即為所指。」，這是頌姆斯個人的看法，魁瑞普契甚至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序言末了還與這類立場劃清界限。魁瑞普契對專名意義的留白有其考量，因為當中牽扯著許多問題，或許其中之一就是這種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我發現暫時放下頌姆斯的想法，回歸到魁瑞普契的立場，這個問題的解決就顯得相形容易：專名的因果鍊或歷史鍊，本來就是穿越時間的一個指涉借用過程，我們沒有必要認為這個歷史鍊起端所連結的對象至今非得保持存在不可。在被命名對象不復存在的情形下，只要這個起端當初所指有物，所指不復存在並不會引發專名意義的危機。

頌姆斯這種想法的起源，或許是源自對於魁瑞普契成功打擊描述論的印象太過深刻：專名不同於這個描述詞，不同於那個描述詞，連命名之初用來確定專名指涉的確定描述詞——這種與專名關係如此密切的描述詞——都不與專名同義<sup>106</sup>，那麼，這是不是暗示著沒有任何描述詞可與專名同義？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清楚，但是頌姆斯對這點是肯定的，頌姆斯主張專名的語義內容僅為

<sup>105</sup> 譬如我們可以懷疑：若性質的載體不存在，性質何所依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的確能對過去的人賦予性質，比如(5')顯示「即便某些對象不存在，偶而還是可能具有某些性質。」這個形上學主張似乎頗能符合直覺。無論如何，我們雖不能輕易斷定「即便某些對象不存在，偶而還是可能具有某些性質。」這樣的形上學主張是否合理，但我們可以考慮：不維護「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即為所指。」的情況下，是否仍能使「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包含該名之語句」免除無意義的危機。

<sup>106</sup> 甚至是寬領域讀法的描述詞、嚴格的描述詞、嚴格化的描述詞、描述論者借力使力剽竊魁瑞普契論點的描述詞等等，我們會在下文看到，都一一遭論證為不同義。

所指，不含有任何描述性的內容。並且建立各種論證為這個想法提供基礎。但是這可能不是同情魁瑞普契立場的人唯一的一種選擇<sup>107</sup>。

## 1.22 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之名

頌姆斯繼續將他的說法推廣到「現在不存在卻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的專名。這種專名與一般常見的專名有個意義重大的不同。通常我們對一般專名的使用是繼承來的，那些過去的說話者親知該對象，幫助他們能夠命名那些對象<sup>108</sup>。有時我們是自身參與命名儀式或是得到實指的定義，那時我們也對對象有親知。無論如何，這條指涉的因果鍊的彼端經常有對於對象的親知作為基礎。既然如此，那麼對這種還沒存在的對象，我們如何擁有親知的基礎以幫助人們建立起這條因果鍊呢？

讓我們更精確地看看頌姆斯的看法。頌姆斯基於先前提出的「使用專名的能力條件」，主張命名要成功必須滿足兩個要求。首先我們必須選出一個獨一無二，僅僅未來存在的對象。成為這專名的載體。其次，在引進專名之前，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  $\circ$ ，得先具有關於  $\circ$  這個事物自身的思想 (entertain de re thoughts about  $\circ$ )，也就是說相信  $\circ$  這個對象如何如何，並甚至可能斷言關於  $\circ$  這個對象的單一、羅素式命題。這第二個要求雖然含糊（怎麼樣才算充分地認識？），但並不容易滿足。起碼，頌姆斯提醒我們，光是擁有一可以挑出一獨特對象的任意確定描述詞並不夠。我們光憑宣布說「Newman 1」是二十二世紀在北美洲生下的第一個小孩，並不能算是成功地引進一個新專名。因為在當下我們對該個體並不具有關於事物自身的思想 (de re thought)，也不能做出關於事物自身的斷言 (de re assertion)，並且因為沒有語言儀式 (linguistic ceremony) 可以改變這一事實，我們無法使用語句「Newman 1 is F」以論及一個體是 F。如同我們所見到的，關於一對象  $\circ$  的真正專名 n，我們在一般脈絡中講出「n is F」的能力條件包括論及對象  $\circ$ ，說這  $\circ$  具 F 性。由於「Newman 1」並不滿足此一條件，故「Newman 1」不夠格成為用以介紹對象之描述詞所指到之對象的專名<sup>109</sup>。

關於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雖然這命名的要求不易達成，但是頌姆斯提到有

<sup>107</sup> 比如麥可·戴維就認為專名具有涵義，這個涵義不同於弗瑞格的說法，戴維將專名的「d 鏈」(designative chains) 所構成的網狀結構視為專名的涵義。

<sup>108</sup> 在 *Beyond Rigidity* p.91 頌姆斯如此說道「Typically, the names we use to designate objects that no longer exist are descendants of names introduced by past speakers whose acquaintance with the objects facilitated their ability to name them.」頌姆斯在這裡沒有認為專名先前的使用者們必須有人親知對象，他只是說通常而已。

<sup>109</sup> 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p.79 的註 33 提到海王星的命名者勒威耶 (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為尚未親知的對象命名為海王星。魁瑞普契認為「海王星存在」與「於如此這般位置對其他行星軌道造成如此這般擾動的某一個行星存在。」是先驗且實質等價的語句，並且「如果如此這般擾動是導因自一個行星，那麼便是導因自海王星。」是先驗真理，但非必然真理…。魁瑞普契的想法是否與頌姆斯（主張命名者得要親知對象）不同？下文會進行討論。

少數的例子似乎可以藉由特殊的方式滿足要求。例如，有個人觀察即將結合的單一的精子細胞與單一卵細胞。這人命名這即將從此一程序中產生的孩子為「Newman」。<sup>110</sup>這例子裡面，看起來他似乎成功地為這個未來即將出現的小孩命名。若然如此，則 Newman 這專名就會指涉一現在尚未存在，然在不遠的未來即將存在的個人。米爾主義者可因此主張這些語句所表達的命題是真的：「Newman（現在）不存在」、「Newman 即將存在」、「Newman 將會是個男孩且尚未存在，但是在不久之後就會存在。」。並且這些命題能被相信以及斷言。我們原先用來說明不復存在的對象之名的語句，依此便能延伸說明僅未來才存在的對象之名的語句。

### 1.23 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

這說法也能適用於過去未來都不存在，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關於這種對象，我們要怎麼滿足對於對象要有關於事物自身的思想（*de re thought*）？頌姆斯的說法跟上述那對精、卵子的劇情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出在於觀察精卵細胞時，雖然它們能夠結合然後生成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沒結合，並且從未發展成人類受精卵。儘管沒結合，我們還是可以對這可能的小孩做出考量<sup>111</sup>。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Noman」。類似於方才用於「Newman」，與包含「Newman」語句之觀點亦可用之於「Noman」及包含「Noman」的語句。按此，原先用來說明不復在的對象，或僅存於未來的對象之名的說法，依此便能延伸說明至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所有這些句子都可在米爾論者的架構——專名之語義內容為其所指——下處理<sup>112</sup>。

進入下一小節討論「虛構故事的對象之名」前，我希望在看完 1.22 小節「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之名」與 1.23 小節「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之後，稍微提一下頌姆斯在這兩節提到的「命名者親知對象的要求」<sup>113</sup>。

早在 1.13 小節「專名以及包含專名語句的語義內容」，頌姆斯就提到的「專名使用之能力條件」，其中一條是這麼說的

「爲了要成為對象 *o* 的專名 *n* 之有能力的使用者，兩件事是必須的（*i*）必須取得決定 *n* 的所指是 *o* 的指涉意圖，有兩個方式達成，一個是從其他使用 *n* 作為 *o* 的專名的人那裡學到 *n*，並意圖與那些人使用 *n* 有相同所指。另一個方式是獨立

<sup>110</sup> 爲要論證之故，假設我們能夠控制結合的過程與其後的發展，以便能夠知道之後的過程會一切正常，不致出現雙胞胎之類的意外狀況。

<sup>111</sup> 頌姆斯同意這時候我們對於對象具有關於事物自身的思想（*de re thought*）了。

<sup>112</sup> 關於僅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按照頌姆斯的說法，這所謂僅僅可能存在的對象是既不存在於過去也不存在於未來，僅僅是可能存在而已，那麼何不將此類專名視為談論虛構故事的對象之名？比如：我替孔子可能存在的第二十個妻子命名為「瑪麗」，這時候「瑪麗」便是虛構故事的對象之名字了。

<sup>113</sup> 或「對於對象具有關於事物自身的思想」的要求。

地親知 o (acquainted with o) 被介紹 n 作為 o 的專名。(2) …」

讓我推衍一下這個主張，上述清楚提及有能力的使用者要不是 (A) 從他人的言語借用指涉，就是 (B) 對於對象有獨立地親知。我們知道不可能所有使用者都是借用指涉，借用總有個源頭（命名者）。這個命名者一定不是 A「借用指涉」，那麼只好得是 B「親知對象」。於是根據頌姆斯的「專名使用之能力條件」，我推出這個結論：命名者必須對於對象有所親知。

後來我們在 1.22 小節「將在未來存在的對象之名」又看到頌姆斯主張要成功地命名必須滿足兩個要求：

首先我們必須選出一個獨一無二，僅僅未來存在的對象 o 成為這專名的載體。其次，在引進專名之前，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 o，得先具有關於 o 這個事物的思想 (entertain de re thoughts about o)，也就是說相信 o 這個對象如何如何，並甚至可能斷言關於 o 這個對象的單一、羅素式命題。

「具有關於 o 這個事物的思想」算不算是對被命名對象有親知？看來是的，無論頌姆斯立場是否弱化，讓我們留意頌姆斯這個關於成功引進一個專名的「要求」。

這個要求在魁瑞普契的圖像中是否必要？魁瑞普契在 *Naming and Necessity* 提到<sup>114</sup>，勒威耶 (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為尚未親知的對象命名為海王星。魁瑞普契認為「海王星存在」與「於如此這般位置對其他行星軌道造成如此這般擾動的某一個行星存在。」是先驗且實質等價的語句，並且「如果如此這般擾動若是導因自一個行星，那麼便是導因自海王星。」是先驗真理，但非必然真理…。

我們看得出來魁瑞普契對遣詞用字的考量相當周詳，他描述這類命名儀式時沒有預設被命名對象的存在，魁瑞普契這個說法無論用於祝融星 (Vulcan)<sup>115</sup>、冥王星<sup>116</sup>，也一樣地成功。甚至都連因·海金 (Ian Hacking) 用來質疑帕

<sup>114</sup> *Naming and Necessity* p.79 註 33

<sup>115</sup> 海王星的命名者勒威耶 (Leverrier, Urbain Jean Joseph) 以水星軌道與牛頓力學計算不符而假設在太陽與水星間存在著一個尚未被發現的行星，並命之為祝融星。但是始終沒有在相關位置觀測到符合的天體。與冥王星的例子類似，後來同樣以廣義相對論對此提出解釋。對於這樣的天體，我們可以適當地沿用魁瑞普契於海王星的觀點：「『如果如此這般擾動若是導因自一個行星，那麼便是導因自祝融星』。是先驗真理，但非必然真理。」縱使最後我們發現根本沒有祝融星，但我們仍必須同意魁瑞普契的觀點。這情形下專名與描述詞仍然不是同義詞，作為命名之初用以確定指涉的描述詞仍然只是確定指涉而非給予意義。

<sup>116</sup> 冥王星被發現的歷史，前半段故事與海王星相當類似。也有人發覺某些天體運行軌道不符合牛頓力學的計算，而依據理論假設了某個天體的存在，並命名為「冥王星」。後來，在 1930 年美國天文學家湯博 (C. Tombaugh) 還真的觀測到一顆行星，大家也就把「冥王星」這個名字歸給了這顆行星。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由於湯博發現的這顆行星非常小，甚至比月球還小，人們發現它根本無法造成當初預測者所觀察到的那些擾動，那麼造成這些擾動的是什麼？或許是另外一顆還沒觀察到的天體？當時沒有人知道。無論如何，人們依舊將「冥王星」這專名歸給湯博發現的這顆小行星。一直到廣義相對論的提出，這個誤差才得以被解釋。廣義相對論將這個誤差被融

能 (Hilary Putnam) 所舉的「介子」<sup>117</sup> (mesotron) 都不會出錯…。魁瑞普契的想法不同於頌姆斯明顯主張成功的命名得要有人「獨立親知對象」或「具有關於○這個對象自身的思想」。

## 1.24 虛構故事的對象之名

另一類專名跟前面討論的都不太一樣，這類專名是諸如「孫悟空」或者「耶誕老人」這種來自於虛構故事或傳奇的專名。這類專名的說法中頌姆斯屬意撒門 (Nathan Salmon) 的說法<sup>118</sup>。簡略地說，這類存在於故事、傳奇、小說、劇本等等之中專名，撒門認為它們是作者創造出來的抽象對象。這些對象由為虛構的角色所組成。這些虛構故事中角色的存在是一種特殊種類的真實 (real)，存在的對象，也是一種抽象對象。然而創造這種對象通常是懷著一種特別的目的，將該對象刻劃為、扮演為十分不同事物的目的。例如福爾摩斯是一個虛構的角色，「福爾摩斯」是這個抽象對象的專名，這虛構角色在柯南道耳故事中被描寫為十分不同於抽象對象的事物：一個傑出的偵探。

與一般專名相同之處在於：「福爾摩斯」指涉一對象，該名之所指為該名的語義內容，且包含該名之語句，語義上表達的命題是單一、羅素式命題。然而，這種特殊的專名被使用於語句之中時，卻有些與一般專名不同的地方。

首先，當柯南·道耳使用這類句子寫故事時，柯南·道耳並不是試圖斷言這

---

入整個理論中解釋，而非 1930 那時的預期——歸因於某顆未被觀察到的行星產生擾動。但是我們還是把「冥王星」歸給了湯博發現的這顆小行星。即使是這麼迂迴的故事，我們仍然可以適當無誤地套用魁瑞普契的看法：『如果如此這般擾動是導因自一個行星，那麼便是導因自冥王星。』這樣的陳述是先驗真理，但非必然真理。」這情形下專名與描述詞仍然不是同義詞，作為命名之初用以確定指涉的描述詞仍然只是確定指涉而非給予意義。(冥王星的行星頭銜於 2006 年 8 月 25 被國際天文學聯合會 IAU 投票除名)

<sup>117</sup> 不帶電的中子為什麼會和正電的質子結合在一起而組成原子核？兩者之間的結合力到底是什麼？1935 年湯川秀樹思考什麼力量將原子核束縛在一起時，預測了有個未發現的粒子存在。1936 年一群包括美國物理學家安德遜 (Carl David Anderson) 在內的兩組物理學家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物理學領域——研究宇宙光時發現了一個新粒子，由於它的質量介於電子與質子之間暫時名為「mesotron」(中介粒子之意)，當時物理學家們認為這就是先前湯川秀樹 (Hideki Yukawa) 所預測的粒子。並且他們還開會討論究竟這個粒子是要叫做「mesotron」還是「yucon」(後者為湯子，這是波爾為紀念湯川秀樹之名而提議)，最後定名為「mesotron」。後來，安德遜找到的粒子被發現不符合湯川秀樹所描述的性質，而被改稱為「 $\mu$ -mesons」，後來更發現安德遜找到的粒子連 mesons (中介粒子) 都不是，又改名為「Muon」。1947 年英國的物理學家包威爾 (Cecil Frand Powell) 經實驗確認了兩種中介粒子，其一才真正符合湯川教授預言時的描述，稱為「 $\pi$ -mesons」(最後又改名為紀念包威爾的「Pion」)。這個故事看起來複雜，而且它是一個關於自然種類名詞而非專名的例子，不過我們不難將它轉成專名的例子…。總之它的教訓是明白的：雖然這個東西被人名之為「mesotron」，但是它不符合特定描述詞的話，人們便不叫它「mesotron」了，而是改稱另外一個符合特定描述詞的對象為「mesotron」。即使是這更加迂迴的故事，我們仍然可以適當無誤地套用魁瑞普契的話：『如果如此這般將原子核束縛在一起是導因自一種粒子，那麼便是導因自 mesotron。』這樣的陳述是先驗真理，但非必然真理。」這情形下專名與描述詞仍然不是同義詞，作為命名之初用以確定指涉的描述詞仍然只是確定指涉而非給予意義。

<sup>118</sup> *Beyoung Rigidity* p. 92

語句語義上所表達的命題，或任何其他的命題。應該說，他當時正在從事一種假裝 (pretense)； 柯南·道耳當時是（不起作用的）在假裝斷言一些命題，用於編造故事的命題。

其次，當我們在談論這故事時，我們說「福爾摩斯是一傑出的偵探」，我們很可能在斷言一個命題，這命題當然不是單一、羅素式命題  $p$ ：此命題中以傑出偵探之性質作為述部，修飾那個福爾摩斯所指到的抽象對象（作為一抽象對象，很難具有傑出偵探之性質）。應該說，我們斷言的命題是：據載於這故事，福爾摩斯是一個傑出的偵探——如此的命題為真，若且唯若  $p$  從這些命題之後導出：編造這福爾摩斯的故事加上閱讀這些故事所需預設的任何背景命題<sup>119</sup>。

第三，人們可以使用包含這類專名的句子以斷言該語義字面上表達的命題。例如某個人可以說「相應於蘇格蘭廠真的是倫敦警方的總部，福爾摩斯並不真正是一個人，而僅僅是一虛構的角色。」一個人斷言地講出這個語句，意圖做出一個關於真實世界的主張：獨立於故事之外真正地論及名為福爾摩斯的抽象對象，那不是一個人而只是一虛構角色的對象。

最後，考量語句「福爾摩斯不（真的）存在」。若一個人說這話時意謂按照故事福爾摩斯不存在，則他所說的當然為假。相同地，若當一個人說這話的時候意圖對現實世界做出聲明，意思是福爾摩斯這角色不存在，則他所言也是錯的，因為角色就像這故事的一部份是存在的。然而，當人們說「福爾摩斯不（真的）存在」時，他們也可能意圖斷言一些我們同意的命題。例如人們可能意圖斷言 (i) 真實生活中，沒有人具有故事中描寫的福爾摩斯角色所具有的性質；(ii) 出現在故事中的福爾摩斯，這角色並不是真有其人（相對於出現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的拿破崙角色則是真有其人）僅僅只是一個角色而已，或者 (iii) 沒有一個人既是出現在故事中的角色福爾摩斯，同時又具有福爾摩斯被描寫的那些性質。這三個命題都是真的。無論福爾摩斯也好、聖誕老人也行。無論這些角色出現在小說、戲劇、神話、或傳說等等。頌姆斯都援引這種源自撒門的觀點，化解這類語句無意義的危機。

頌姆斯強調他的目的不在於對這類否定存在句的困難提出一個決定性的解決，而是搶先阻止這類反對米爾論者的意見。並承認撒門的作法可能未臻完善，可能仍須補充或修改。像是「祝融星」這種出現在嚴謹的理論最後中卻被證明為假的名字，或者出現在一般會話中單純錯誤的無指涉之名，我們該如何看待？頌姆斯承認這是尚待解決的問題，但撒門的作法看來很有希望。起碼，主張專名語義內容僅為所指的米爾論者，未必得吞下「這類否定存在句沒有意義」，或者「斷言地講出這類否定存在句會無法斷言真理」的苦果。總之頌姆斯認為米爾論者的觀點立於這些挑戰之前，仍是相當有希望的說法。

### 1.3 描述論者的借力使力

<sup>119</sup> 例如，關於該世界眾所周知的事實，太明顯而毋須在故事中提起的事實。

結束了語義論證的第二個問題——包含專名的否定存在句——的討論之後，現在要來看看關於語義論證的第三個問題：描述論者的借力使力。這個問題不論魁瑞普契或頌姆斯都必須面對。部分描述論者同意魁瑞普契在語義論證所顯示的：大多數情況下專名的所指，並非由說話者自行給出的描述詞所決定，而是由因果鍊的傳遞機制所確定。這些描述論者同意語義論證的內容，但他們進一步主張：如果魁瑞普契這套決定指涉的說法正確無誤，那麼這套說法便可以化爲一（龐大的）描述詞，正確無誤地決定了專名的所指。到頭來，描述理論還是對的呀！

雖然看來有些狡詐，但它不失爲一個有趣的策略。不幸的是，這個策略不會成功。頌姆斯提出三個反對理由。首先，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魁瑞普契所草繪出的指涉決定機制尚留下許多未回答的問題，並且也不是一個完整精確的理論。比如說，我們知道一個具有明確所指的名字被傳遞時，即使這個過程沒有人意圖改變這個名字的指涉，這條歷史鏈可能在某些階段失去最初的所指而轉指其他對象（像是聖誕老人）。在魁瑞普契的討論中並未明確解釋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情，也沒有具體說明滿足什麼條件時會讓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如同他自己承認的，他這套想法並不是可以說明所有例子的完整理論。因此，描述論者沒辦法從這套想法提取出決定名字指涉之語言機制的描述詞。其次，哪怕真有一個完整的理論，描述論者還要證明一個困難的事情才行：一般說話者也（以某種方式）持有這種描述詞，並以之獲得名字的所指。事實上我們不認爲一般的說話者真的以這種龐大的描述詞來確定名字的指涉。最後，（雖然不太可能）就算一般人都能隱約地理解這理論，但這仍然不夠，說話者通常擁有許多描述詞連結於他們所用的專名。為何獨獨選擇傳播歷史鏈這龐大的描述詞作爲決定專名指涉的中心角色？卻排除其他許多連結於這個專名的描述詞？如果描述論者不能說明人們為何優先採用傳播歷史鏈，那麼還是不足以維護描述論。

麥可·戴維對這種策略也有所批評。專名「蘇格拉底」如何指涉蘇格拉底？魁瑞普契提出一套有別於描述論的專名指涉機制，魁瑞普契認爲專名「蘇格拉底」之所以會指涉蘇格拉底，是因爲專名與所指之間有個因果關係，這因果關係我們簡稱爲 CR。現在讓我們看看這種借力使力的描述論。一方面，這種描述論者願意承認的確是「蘇格拉底」與蘇格拉底之間的 CR，才使得「蘇格拉底」指涉蘇格拉底。但另一方面，這種描述論者卻又主張：「與專名『蘇格拉底』具有 CR 關係的對象」這樣的確定描述詞 CRD 可以決定專名的所指。麥可·戴維以這樣的方式說明讓我們察覺，以 CR 說明就夠明白了，將 CR 再改爲 CRD 顯得多餘。

換個方式看，其實若真有描述論者這麼做，便是承認了魁瑞普契對描述論的否定說明，這種描述論者最後企圖將魁瑞普契的說詞化爲一描述詞根本無濟於事，因爲這樣的投降立場說起來與魁瑞普契的看法幾乎一致，剩下的，只是空留「描述理論」之名罷了。

## 2. 知識論證與衍生的問題

讓我們先回顧魁瑞普契的知識論證。如果某描述論者把一專名與某個（或某些）連結於專名的描述詞視為同義詞，比如有人將「馬克吐溫」（Mark Twain）與「最幽默的美國作家」視為同義詞，那麼，對於理解專名「馬克吐溫」並有能力使用這個專名的人而言，他們對「馬克吐溫是最幽默的美國作家」這樣的語句，應當如同「最幽默的美國作家是最幽默的美國作家」一般，具有先驗證據（a priori evidence）才是。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對於專名與特定描述詞的等同，我們僅依於經驗而知。這時候我們怎麼解釋「馬克吐溫是最幽默的美國作家」與「馬克吐溫是馬克吐溫」在知識論態度上的差異？知識論證以知識論態度上的不對等，反對描述理論將專名與描述詞視為同義。

我們本據此論證傾向接受魁瑞普契的觀點。然而加入頌姆斯「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其語義內容為其所指。」這樣的主張，卻引發知識論證的副作用，類似的困難也在頌姆斯或米爾論者的理論產生了！如果頌姆斯或米爾論者主張專名的語義內容僅為所指，並且如果把相同所指的專名視為同義詞，比如將「馬克吐溫」與「山謬克雷蒙」（Samuel Clemens）視為同義詞，那麼相同地，對於理解這兩個專名「馬克吐溫」與「山謬克雷蒙」並有能力使用它們的人而言，他們對「馬克吐溫是山謬克雷蒙」這樣的語句，應當如同「馬克吐溫是馬克吐溫」一般，具有先驗證據才是。然而事實上亦不如此，對於相同所指專名的等同，我們也只是後驗而知。這時候我們怎麼解釋「馬克吐溫是馬克吐溫」與「馬克吐溫是山謬克雷蒙」在知識論態度上的差異？知識論證也同樣以知識論態度上的不對等，反駁頌姆斯或米爾論者將相同指涉的專名視為同義。

魁瑞普契在序言提過這個問題，他基於「馬克吐溫是山謬克雷蒙」可用於表達一經驗的發現，但「馬克吐溫是馬克吐溫」並不如此，因此同意這兩句話不能完全地互換。因為魁瑞普契對於名字的語義內容沒有確切說明，所以我們提到的問題並不對魁瑞普契造成威脅。

對頌姆斯或米爾論者而言，知識論證是把雙刃劍，朝外對描述理論造成問題，朝內同樣對頌姆斯或米爾論者產生威脅。這就是知識論證的副作用，而且這副作用之大，完全與正作用相等。既然如此，原本有益於魁瑞普契的知識論證似乎無益於頌姆斯或米爾論者。頌姆斯該怎麼化解知識論證帶來的副作用呢？讓我們從頌姆斯如何看待這類語句說起。

### 2.1 包含相同指涉專名的語句之語義內容

據曾經任職於普林斯頓的頌姆斯說，他著名的哲學家同事卡爾·亨普爾，在同事間被稱作「彼得·亨普爾」（Peter Hempel），相較於前文所提到的語句（1）

「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讓我們看看現在這個語句(2)。

(2) 彼得·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

我們將先前頌姆斯對語句語義內容的結論應用在語句(2)上。首先，諸如「 $n$  is  $F$ 」的語句，其語義內容是關於  $n$  的所指，說  $n$  的所指具有性質  $F$  的單一命題。其次，語句(1)、(2)唯一差別僅在「卡爾·亨普爾」與「彼得·亨普爾」這兩個專名的不同。第三，這兩個專名的所指相同。因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語句(1)、(2)於語義上所表達的命題是一樣的！不過，頌姆斯強調，此結論只表示這兩句話所表達的核心訊息——語義內容——相同，並不表示有能力的使用者在每個脈絡下講出(1)或(2)時所斷言與意圖傳播的訊息都完全相同。說話者何時採用(1)何時採用(2)要看說者面對什麼聽者以及想要表達什麼訊息。

同理，讓我們現在考量(3)這個等同句。

(3) 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

對語句(3)運用相同的推論，我們結論出語句(3)語義上所表達的是一個以**等同關係為述部，修飾一對象與其自身的單一命題**<sup>120</sup>。然而，真的是這樣嗎？一對象與其自身具有等同關係根本是**毋庸多說的**，頌姆斯這種說法似乎不合我們的直覺，不是嗎？一般而言，語句(3)被斷言地講出時，豈止表達這樣無庸多說的訊息！

論證至此，讓我們回顧第二節一開始的例子。「馬克吐溫是山謬克雷蒙」對頌姆斯而言，這個語句的語義內容是：以等同關係為述部，修飾一對象與其自身的單一命題。照這麼說，「馬克吐溫是山謬克雷蒙」的語義內容豈不是與「馬克吐溫是馬克吐溫」相同了？看來頌姆斯的立場並不因知識論證的副作用而有所迴避畏縮，他對這種「相同指涉專名對的等同句」看法還是保持一致，但我們卻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是前後一致沒錯，但是，這兩個語句如果語義內容相同，那麼為什麼有能力使用這兩個語句的人們還會對這兩個語句有不同的知識論態度呢？知識論的副作用應該如何解決呢？為了讓劇情張力更加緊繃，頌姆斯還提醒我們，除了因為無知而對這兩個語句有不同知識論態度，更有甚者是：**哪怕早就知道馬克吐溫本名是「山謬克雷蒙」的人們，他們直覺上依舊認為這兩句話意義不同**。頌姆斯竟然陷自己於更加不利之地！除了知識態度上的不透明，他舉出比知識論證副作用更多的直覺反對他自己：即使知情的人也認為兩句不同義。不難猜到，頌姆斯會這麼做鐵定是有備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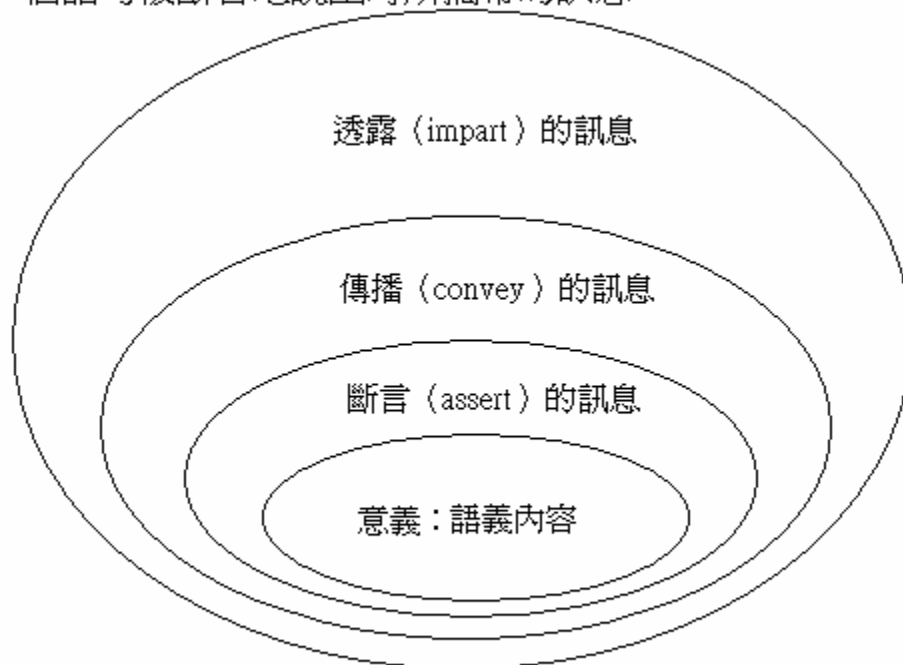
<sup>120</sup> *Beyond Rigidity* p.65 「...it semantically expresses the singular proposition in which the identity relation is predicated of a pair consisting of an object and itself.」

## 2.2 語義內容與斷言、傳播、透露的訊息

要解決知識論的副作用，要解釋不同義的直覺，必須先理解頌姆斯區分語句的意義與外於語句意義的訊息。整個論證的過程可能有些漫長，最後才會回來解決原先的問題，讓我們記得上一節的目標，然後從區別「語義內容」、「斷言的訊息」、「傳播的訊息」、「透露的訊息」四個概念開始。

這些用詞乍看之下可能令人感到混亂。讓我先透露頌姆斯結論的圖像，幫助我有系統地說明。我們設想四個層層包涵的圓，頌姆斯認為一語句在一般脈絡中，被有能力使用這語句的人斷言地講出時所攜帶的訊息可分為這四層，最內層核心是所有一般脈絡都將共同斷言與意圖傳播的訊息，即語義內容。外一層是斷言的訊息，再外一層是傳播的訊息，第四層是透露的訊息。

當一個語句被斷言地說出時所攜帶的訊息



有了這個的圖像後，讓我們詳細地區別它們。

頌姆斯認為一個說話者斷言地講出一個語句時，可能懷著傳播  $p$  的意向，但是他講出的話卻不是  $p$  的斷言，也沒打算講出  $p$  的斷言。這說話者可能僅僅只是想要蘊含、建議或暗示  $p$ <sup>121</sup>。反過來說，若一個說話者要是斷言  $p$ ，則他便是要傳播  $p$ ，頌姆斯是以這樣的意思使用這兩個詞，除非是一些很不正常的脈絡，比如說話這對他所斷言的東西犯了嚴重的錯誤，導致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所斷

<sup>121</sup> 比如偵訊室外一警察對另一個警察說：「他的眼睛一直沒有直視我。」，這時說話的警察並沒有意圖做出「被審訊者說謊」的斷言，但是這警察可能以某種較弱的允諾以暗示被審訊者的可信度有問題。我們在後面會看到更多的例子。

言的是 p。因此，通常說來，一個言論所斷言的訊息，被包含於說話者講出那句話所欲傳播的訊息內。不論是對 p 的斷言或僅只是傳播，說話者都擔負起對 p 的允諾 (commitment)。這裡的允諾是指這樣的意思：1 如同參與對話者所接受的东西一般，對 p 背書 (endorsing p)，2 對 p 擔負起辯護責任，3 倘若 p 最後被證明是假的，也要負起解釋之責。

在談論到說話者所斷言或意圖傳播的訊息時，可能有人認為，這情況下說話者相信某個 p 命題，並且斷言地講出一語句時懷著一種希望，希望與其他對話參與者分享該信念。其實頌姆斯並非如此認為。縱然的確有不少情況符合這種模式，但是也有不少情況不是這個樣子。比如一個口試的場合應試者斷言並意圖傳播 p 命題，這時候應試的說話者是希望聽者早已相信他所說的 p 命題，而非分享該信念。又比如在一場激烈的爭辯中，一說話者即使相當確定聽眾根本不會接受 p，他還是可能會斷言 p。

葛萊斯 (Paul Grice) 提過另一項在斷言與傳播訊息時說話者可能共通的心態：基於說話者的言論，至少說話者一般說來想要其他對話參與者相信說話者自己相信 p。然而，似乎還是有一些例子連這個條件都不滿足。Grice 自己給了這樣一個例子：一個母親試圖得到她兒子坦承 (斷言) 他曾做過某個行為，當這個母親已經相信兒子已犯下此一行為，也相信兒子自己相信自己犯下此一行為，並且已經被小孩知道她相信的這些東西，這時說話者便沒有意圖其他說話者相信說話者自己相信 p<sup>122</sup>。另一個不符合該條件的例子，一個總統的新聞秘書斷言 p，即使他清楚知道所有人都曉得他自己根本不相信他所說的東西<sup>123</sup>。然而，即使在這些例子，說話者也以下述這樣的意思對自身允諾 p——如同參與對話的說聽者所接受的东西一般對 p 背書；對 p 擔負起辯護責任；倘若 p 最後被證明是假的，也要負起解釋之責。<sup>124</sup>頌姆斯認為，意圖擔負起這樣的允諾是意圖傳播 p 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也是斷言 p 的必要條件。

當說話者懷著斷言 p 或傳播 p 的意圖，斷言地講出一個語句，說話者通常會相信 p 命題，並且懷著與其他對話參與者分享該信念的希望，但不總是如此；說話者也通常想要其他對話參與者相信說話者自己相信 p，但也偶有例外；但即使在這著情況下，只要說話者懷著對自己允諾 p 的意圖說該語句，頌姆斯仍將這些說者刻畫為斷言或意圖傳播 p。

關於語句的意義，一個常見的預設是：若有一語句 s 在一普通脈絡 c 中被

<sup>122</sup> 我自己是這樣看待的：例如，母親在孩子放學前接到學校老師的電話，等到小孩回家後，她問：「你說，你是不是在學校惹麻煩了？」小孩在坦承 p 時，說者沒有想要聽者相信說話者自己相信 p，即小孩並沒有意圖媽媽相信小孩自己相信 p，因為，小孩知道她早已相信小孩自己相信 p 了，所以小孩說 p 時已不再如此意圖。

<sup>123</sup> 這邊說的應是波灣戰爭時海珊的那位新聞秘書，諸如「機場並沒有被攻下來，我們還掌控全局，美軍節節挫敗！」但是他真的沒有想要聽者相信說者自己相信 p 嗎？亦或者他並非沒意圖，只是清楚明白自己無法說服別人相信他自己相信 P？情況似乎不是非常明顯。

<sup>124</sup> *Beyond Rigidity* p.73「the speaker commits himself to p, in the sense of endorsing (p as something to be accepted by members of the conversation); of being responsible to defend p; and of being accountable if p is shown to be false.」

斷言地講出，則這被此次言論所斷言的命題就是 *s* 在 *c* 的語義內容。此外，有時人們假定，雖然一句話被講出來可能傳播各種不同的訊息，但是被斷言的訊息通常是說者最關切要傳播的，以及聽者最感興趣的訊息。我們以下以 *N* 來表這個天真觀點。

*N*.

若 *s* 是一個語句，*p* 是這個 *s* 語句（在脈絡 *c* 中）的語義內容，並且 *s*（在 *c* 脈絡中）乃是以其字面意義<sup>125</sup>被講出時，則 *p* 窮盡了此次言論所斷言的訊息，也同時構成了說者最感興趣傳播的訊息。<sup>126</sup>

頌姆斯不同意語義內容窮盡說話者斷言的訊息，也不同意語義內容構成說者最有趣傳播的訊息。首先我們看看頌姆斯提出的情節以顯示 *N* 為假。

## 2.21 外於語義內容的訊息：意圖傳播的訊息

介紹

我遇到一個首次見面的陌生人（我們彼此都沒有聽過對方），並且我介紹自己。我說：「我是史考特·頌姆斯」。這麼做的時候，我傳播我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的訊息。雖然這並不是我所說那句話「我是史考特·頌姆斯」的語義內容，但是這是在訊息傳播時最感興趣的部分。（這陌生人甚至可能已經先問了我一句「你的名字是什麼？」，但這點不是必須的。）此外，就這個與陌生人第三人對話的報導，（如同被這以下事實所證明）我成功地傳播了這個訊息，這陌生人對第三者說「他告訴<sup>127</sup>我說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

緊急狀況

我在聽眾席，參加一場演講。兩個學校職員走進來打斷這場演講，並宣布：「現在有個緊急狀況，我們要找史考特·頌姆斯，史考特·頌姆斯教授在這嗎？」。我站了起來說：「我是史考特·頌姆斯。」。我說這話的意圖乃是想傳達（communicate）我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雖然這並不是我所講出的那個語句的語意內容，但是他們立刻瞭解了，並且我們三個離開了聽眾席。稍後，另一個聽眾向第三者報導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說：「之前兩個學校職員打斷了演講，並

<sup>125</sup> 非隱喻、反語、諷刺或者會被對話式涵蘊所駁的意義

<sup>126</sup> *Beyond Rigidity* p.74 「If *s* is a sentence, *p* is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s* (in a context *c*), and *s* is assertively uttered (in *c*) with its normal literal meaning (without metaphor, irony, sarcasm, or defeating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then *p* both exhausts that which is asserted by such an utterance and constitutes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speaker is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conveying.」

<sup>127</sup> 再次強調，這裡的「說」、「告訴」這些用詞，都被視為「斷言」。詳見 *Beyond Rigidity* p.57 「As I am using the notion, to say that *s*, to state that *s*, to claim that *s*, and to tell someone that *s* are all ways of asserting that *s* ...」說 *s*，陳述 *s*，主張 *s*，告訴別人 *s*，這些全都是斷言 *s* 的各種方式。

且宣布說他們在找史考特·頌姆斯。頌姆斯教授告訴他們說他就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然後他們三個人就走了。」

派對

地點在普林斯頓的哲學系派對上，保羅用手勢指向亨普爾先生問新生瑪麗說：「有人把你介紹給彼得·亨普爾（Peter Hempel）了嗎？」。瑪麗搖頭，於是有了以下的事情。

瑪莉：「彼得·亨普爾是誰？」

保羅：「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Carl Hempel）。」

瑪莉：「你意思是那個著名的哲學家嗎？」

保羅：「是的。」

瑪莉：「你為什麼叫他為『彼得』而不是『卡爾』？」

保羅：「他的朋友和同事是這樣叫他的。」

保羅在斷言地講出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時，他主要的意圖在於傳播這樣的訊息：站在那裡的那個彼得·亨普爾是著名的哲學家卡爾·亨普爾。保羅成功地做到這點，儘管事實上那樣的訊息並不是他斷言地講出的那句話的語義內容。他成功的理由是因為他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假設：

(i) 瑪麗過去聽過卡爾·亨普爾，並且會將這專名連接於「是著名哲學家」的性質。

(ii) 瑪麗能瞭解保羅是用手勢比著站在那邊那個人並且用「彼得·亨普爾」指涉那個人。

(iii) 瑪麗知道保羅假設了(i)跟(ii)。

(iv) 瑪麗知道保羅知道(i)、(ii)跟(iii)。

在取得保羅所傳播的訊息之後，瑪麗事後跟另一個新生說起這段對話：「保羅說站在那裡的那個人彼得·亨普爾——是那著名的哲學教授卡爾·亨普爾。」

每一個例子裡，一個句子被斷言地講出時，主要意圖傳播的訊息遠遠超越在脈絡中的語義內容。在每一個例子裡，說者倚賴其聽者按照對話中某些明顯的事實或假設，以對說者的言論加以詮釋。在第一個案例裡面，頌姆斯假設當時的聽者會認出這明顯的事實：「我說『我是史考特·頌姆斯』時，我是用我的專名指涉自己，並因此結論出我的專名是『史考特·頌姆斯』，並且我意圖如此傳播。」在第二個案例，頌姆斯假設當時的聽者會將他自己說的話跟先前學校職員所宣布的結合起來，並因此結論出那個說話者（頌姆斯）是他們找的那個人。在第三個例子，說話者保羅一來倚賴感官所感知的東西，二來倚賴對聽者所知的合理假設，以支援聽者推測保羅所意圖傳播之訊息。

## 2.22 外於語義內容的訊息：斷言的訊息

上述案例顯示出 N 為假——說話者透過講出一句話主要意圖**傳播**的訊息，經常超出這句話在該脈絡中被講出的語義內容。其實這些案例更強烈地建議著另一個東西：這每一個案例中說者所說（**斷言**）都被描述為遠遠超過該語句被講出時的語義內容。在「介紹」中，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將頌姆斯描述為，頌姆斯告訴他頌姆斯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在「緊急事故」中的一個聽眾將頌姆斯描述為，頌姆斯說自己是他們要找的人。在「派對」的例子中瑪麗將保羅所言描述為保羅說彼得韓波，那個站在某特定位置的人，就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卡爾韓波。因為說出或告訴他人如此這般，就是斷言如此這般<sup>128</sup>。上述那些劇情包含了（5）、（6）跟（7）這些態度歸屬，將說話者刻畫為他所斷言的命題實質地超出了該語句的語義內容。這種態度歸屬不僅認為說話者意圖**傳播**的訊息超出語義內容，而且認為說話者**斷言**的訊息亦超出語義內容。

（5） 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介紹]中那陌生人所言）<sup>129</sup>

（6） 史考特·頌姆斯教授說他是他們要找的那個人（「緊急事故」中聽眾之一所說）<sup>130</sup>

（7） 保羅說彼得韓波，那個站在某特定位置的人，就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卡爾韓波。（在「派對」中瑪麗所說）<sup>131</sup>

頌姆斯同意上述的劇情中這些態度的歸屬聽來相當妥當；這些例子是說話者在一般對話自然會有的傾向。對（5）、（6）、（7）這些態度歸屬，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也是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樣的歸屬在上述劇情中如此自然貼切，乃是因為說出（5）、（6）、（7）的歸屬加諸者（陌生人、演講參與者以及瑪麗），其歸屬是真實地描述了說話者（頌姆斯跟保羅）所言。第二個可能的解釋則質疑這點。這第二個可能的解釋主張（5）、（6）、（7）這樣的態度歸屬嚴格說來根本是錯的，並因此在劇情中那些歸屬加諸者斷言的（5）、（6）、（7）其真值為假，他們作出了不當歸屬。此外，第二個可能的解釋還主張，對歸屬加諸者而言（5）、（6）、（7）那些言語為假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沒注意到的），因為他們主要的意圖是使用（5）、（6）、（7）傳播某些事實：在「介紹」中，陌生人斷言地講出字面上為假的（5），以傳播出一真命題，他傳播他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的訊息；在「緊急事故」中，演講參與者之一斷言地講出字面上為假的（6），以傳播出一真命題，他傳播自己是他們要找的人的訊息；在「派對」中，瑪麗斷言地講出字面上為假的（7），以傳播出一真命題，保羅傳播彼得·亨普爾，那個站

<sup>128</sup> *Beyond Rigidity* p.57 「As I am using the notion, to say that s, to state that s, to claim that s, and to tell someone that s are all ways of asserting that s ...」說 s，陳述 s，主張 s，告訴別人 s，這些全都是斷言 s 的各種方式。

<sup>129</sup> 原先說話者講出的語句是「我是史考特·頌姆斯」。

<sup>130</sup> 原先說話者講出的語句是「我是史考特·頌姆斯」。

<sup>131</sup> 原先說話者講出的語句是「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

在某特定位置的人，就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卡爾·亨普爾的訊息<sup>132</sup>。簡言之，這第二種可能解釋維護了「一語句在某脈絡的語義內容」與「該脈絡中講出該語句所斷言的命題」這兩者的緊密關連<sup>133</sup>；但卻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削弱了以下兩者的重要性，第一，一般溝通中所斷言是什麼（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is asserted for ordinary communication），以及第二，斷言歸屬其真值結果的傳送（the significance of delivering results about the truth-value of assertion ascriptions）。這抵觸了我們的一般直覺<sup>134</sup>。相對而言，第一種可能的解釋容許「一語句在某脈絡的語義內容」與「該脈絡中講出該語句所斷言的命題」這兩者有鬆散關連<sup>135</sup>。這樣做則尊重了一般直覺：即這些劇情中歸屬加諸者並不需背負說假話的罪名。

從這三個例子，可以看出一個人斷言地講出一句話 *s* 時，說者藉著語句 *s* 所斷言的訊息或所意圖傳播的訊息往往超出 *s* 的語義內容，然而一般聽者在歸屬給說者說他「斷言」了一超出 *s* 語義內容許多的訊息時，這樣人之常情的歸屬究竟是錯是對？歸屬的內容真的是說者自身所斷言的嗎？或者那並非斷言，只是說者僅僅意圖傳播而已呢？作者依直覺認為，確然這是一般對話中聽者都願意歸屬給說者的斷言，要說一般的聽者都錯似乎不尊重直覺，所以頌姆斯選擇認為上述三個例子歸屬給說者的訊息的確是說者的斷言，而非僅僅意圖傳播而已。頌姆斯進一步解釋說：（5）、（6）、（7）所例示的觀點是一種極為普遍的觀點，這種觀點跟專名、標記詞或是我們在這裡特別關心的語義上爭議的議題並沒有什麼特別關係。相對地，一句話在某個脈絡中被講出時，斷言的訊息超出語義內容這種現象幾乎是普遍存在。下面頌姆斯繼續舉出一些例子，更加清楚地將斷言的訊息跟語

<sup>132</sup> 理解第二種可能的解釋時，得留意區別兩重的斷言與兩重的傳播。第二種可能的解釋主張：在「介紹」中頌姆斯並沒有斷言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頌姆斯只是傳播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所以當陌生人斷言：「他說（斷言）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陌生人做出一個錯誤的斷言、錯誤的歸屬。但是對陌生人而言，這個錯誤斷言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沒注意到的），斷言地講出字面上為假的（5），主要意圖在於傳播出一真命題：「他傳播他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的訊息」。簡略地說，這第二種可能的解釋主張：歸屬加諸者錯誤地斷言被歸屬者斷言 *p*，而歸屬加諸者其主要意圖在於傳播被歸屬者傳播 *p*。

<sup>133</sup> 第二種可能的解釋，對於成為斷言的資格給予較高的門檻，對於不明顯為說話者字面上所說的內容，只願意視為「僅僅為說話者所傳播的訊息」，不輕易認同為斷言。這麼做將語義的內容、斷言的訊息這兩者，明顯地與「僅僅為說話者所傳播的訊息」區別開來，正因為區隔了第三者，所以說保持了語義內容與斷言訊息這兩者的緊密關係。

<sup>134</sup> 第二種可能的解釋否定在「介紹」中頌姆斯斷言了他自己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只承認頌姆斯傳播了他自己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故作者說它削弱了「1 一般溝通中所斷言是什麼」的直覺；此外，第二種可能的解釋認為定在「介紹」中的該次歸屬——陌生人歸屬給頌姆斯：他斷言了他自己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雖終究傳播了一些真實訊息，但是陌生人所歸屬的內容「他斷言了他自己的名字是史考特·頌姆斯」在第二種可能解釋之下竟為假，故頌姆斯評論說這第二種可能的解釋削弱了「2 斷言歸屬其真值結果的傳送」的直覺。

<sup>135</sup> 第一種可能的解釋，對於成為斷言的資格給予較低的門檻，對於不明顯為說話者字面上所說的內容，因為尊重「1 一般溝通中所斷言是什麼」、「2 斷言歸屬其真值結果的傳送」這兩者的直覺，而願意認同為斷言。這麼做將語義的內容、斷言的訊息這兩者，明顯地與「僅僅為說話者所傳播的訊息」區別開來，正因為區隔了第三者，所以說保持了語義內容與斷言訊息這兩者的緊密關係。

義內容兩者的關係拉開距離<sup>136</sup>。

請給我咖啡<sup>137</sup>

一個人走進咖啡店並坐在櫃臺。女服務生問他要什麼。他說「請給我咖啡」<sup>138</sup>這句話並沒有具體說明以下幾個面向：其語義內容並未指明形式是以豆子、粉末或是液體，也未指明其數量是一滴、一杯、一加侖、一麻袋或者一桶。此外，從此情況中男人想到的是什麼是很清楚的，並且這女服務生也很清楚要怎麼做。她給他一杯剛煮好的咖啡。若被問起這項買賣，她很可能說「他點了一杯咖啡」或「他說他想要一杯咖啡」，意即（當然）是煮出來的、可以喝的那種咖啡。女服務生這麼回答，十分正確地報告了他的命令或斷言，同時也超出了他講出該語句之語義內容。

抽煙與喝酒

一富裕、傳統的家庭要面試男管家的職位，吉弗被問及他是否有任何可能令這家庭感到厭惡的個人習慣。他回答「我每天早餐之後會享用（enjoy）一根香菸，每晚就寢前會享用一杯白蘭地。」儘管他說的那句話的語義內容並未明確說明他享用香菸或白蘭地的方式，但他就是這麼說的，而且被當成是這麼說的。如果在足夠不同的脈絡中相同的一句話被斷言地講出，依其語句字面意義，香菸或白蘭地可能被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享用，而未必指稱了抽煙與喝酒。故，吉弗關於抽菸與飲酒的斷言也例示了一個人講出一句話所斷言的訊息確切地超出了這句話的語義內容。

總統與實習生

比爾跟茱里卡說話。他說「你應該簽署一份斷言 p 的正式聲明」。對他們兩人而言，p 明顯是假的，他們倆都知道 p 為假。並且比爾的動機是要隱瞞一件他們兩都不希望為外人所知的某項事實。按此，我們可以正確地將比爾描述為比爾告訴（斷言）茱里卡要說謊，或將比爾描述為比爾說（斷言）了茱里卡她應該撒謊。儘管事實上比爾的言論並沒有任何一句在語義內容上是茱里卡應該撒謊，但是這些態度歸屬仍是真的。

The Terrorist

一個恐怖份子在擁擠的市區體育場安置了一個核子裝置。並且已經沒有時間疏散附近區域與建築。在與談判者的對話中，恐怖份子說「如果我的請求沒被滿足，我將引爆炸彈。」，談判者清楚知道，恐怖份子如果這麼做將會導致數千人喪生，並且知道恐怖份子意圖明確傳達這個訊息。於是談判者向他的長官報告：「恐怖

<sup>136</sup> 區別開斷言的訊息跟語義內容，就是反對第二種可能的解釋，強化第一種。

<sup>137</sup> 標題原來的英文是「Coffee, please.」，用中文不好表現，而且中文中說咖啡通常就是意謂用來喝的飲料，而不會搞錯為豆子或粉末，因為若要豆子或粉末中文通常就講「咖啡豆」、「咖啡粉」。

<sup>138</sup> *Beyond Rigidity* p.78 「I would like coffee, please.」

份子說如果沒有滿足他的請求，那麼將要殺害數千人。」這個報告看來是正確的。

如同稍早的例子，這些例子例示了，什麼是講出一語句 *s* 所斷言的訊息，不只要看 *s* 的語義內容，還要看在該對話中明顯的背景設想，以及說話者的直覺：按照這些設想，自己言論將被如何詮釋的直覺。最後的結果是一個人斷言地講出一句話時，經常成功地斷言出比該語句的語義內容更多的訊息。

## 2.23 外於語義內容、斷言、傳播的訊息：透露的訊息

如同我們先前的例子，頌姆斯對一個哲學所研究生斷言地講出：

(1) 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

頌姆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在這案例裡面我斷言地講出該語句時，乃是懷著如此的斷言意圖：那個著名的哲學教授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此外，我還判斷聽眾應能從我的言論獲得進一步的資訊，比如說，有個一度是維也納學團的成員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即是說，我預期這跟我說話的學生能夠從我的言論以及他已知的事情結合起來得出這結論。然而我並不認為，自己斷言了這個（從我的言論以及他已知的事情結合起來得出的）結論，甚或允諾維護此一結論。之所以不，是因為此一脈絡的聽者沒什麼理由認為我會預期他知道卡爾·亨普爾一度是維也納學團的成員，或其他相關推論。因此，雖然我判斷這學生很可能從我的話推論出 有個一度是維也納學團的成員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但是就我當時的措辭的意思，那並不是我說話時意圖傳播的訊息。那是我說那話時想透露的，但不是我那番言論所欲允諾 (commit) 的。

## 2.24 外於斷言的訊息：傳播的訊息

最後，我們要區別一個言論所斷言，與僅僅只是傳播或蘊含有何不同。雖然這兩種情況的說話者都對自己允諾一命題。然而這兩種允諾的本性<sup>139</sup>是不一樣的。頌姆斯不打算藉由提出充分與必要條件以定義出其區別。而是這樣的方式來區別它們：指出有些情況下一個人可能只想傳播 *p* 而卻不想斷言 *p*。

例 1

A 跟 B 討論 C 所說的故事其真實性如何。A 問 B：「關於這件事我們能相信 C 嗎？」，B 回答說「他以前曾對我們撒謊。」當 B 這樣說的時候他並不是說 C

<sup>139</sup> 頌姆斯自己的用字是這樣的 *Beyond Rigidity* p.78 「However, the **nature** of the commitment is different.」。姑且說成是本性上的不同。

這次也是撒謊。然而 B 卻暗示 (imply)<sup>140</sup> 著如此。B 暗示了 C 這次的故事不可信，乃是藉著斷言 C 以前曾說謊，這事實提供了一重要理由以相信 C 現在不可信。這 C 曾說謊的事實，B 可能也可能不視之為現在不可信的確切根據，但是 B 是建議著這主張 (C 這次的故事不可信) 為真，B 對 C 現在不可信之主張的允諾乃是就此一程度的允諾。這種僅僅屬於傳播或暗示的允諾允諾比起斷言的允諾允諾來得弱一些。

## 例 2

瑪麗說她是一個成年人團體的一員，這個團體只有一個女性，並且這團體當中有一個成員是理髮師，這理髮師只替這團體中所有不自己修面的男人修面<sup>141</sup>。說到這，她雖沒說她自己就是那個理髮師，但她所說的話卻導引出此一命題。假定瑪麗能察覺此一導引關係，並且她的聽眾之中至少有些人能弄清楚，那麼我們可以正確地將瑪麗描述為瑪麗暗示了自己就是那個理髮師。在這例子，瑪麗所暗示的命題 p 並非她所斷言，因為從她的話到 p，這當中的推論對聽眾而言不夠明白與立即。儘管如此，因為她察覺到因她所言而使 p 需為真，並且預期至少有部分聽眾可以瞭解該推論，所以她認出自己需允諾 p。

## 例 3<sup>142</sup>

路邊，A 站在車旁跟 B 說他沒油了。B 說「下個轉角附近有個加油站。」。如此說的 B，暗示了他知道 (或有理由相信) 加油站正營業中，並且 A 可以在那邊買到汽油。如果不是這樣，B 的意見在這場對話中對於 A 明顯的興趣將顯得不相關或不負責。因此，基於預設 B 樂意合作，可以推論出「B 有理由相信轉角附近的加油站正營業中，並且 A 可以在那邊買到汽油」。然而這個主張卻不是 B 所說或所斷言。當然，一個人可能將 B 描述為暗示了轉角附近的加油站正營業中，並且 A 可以在那邊買到汽油。就這主張至少很可能為真的意思上說來，他的確暗示了此命題。然而，如同例 1，這種對暗示內容的允諾比起斷言的那種允諾來得弱。

如同這些例子所闡明，說話者所斷言，與僅僅暗示、建議 (suggest) 或涵蘊 (implicate) 這兩邊的區別。當論及一脈絡中一語句被斷言地講出所攜帶的訊息時，我們必須區分 (i) 在該脈絡中講出該語句的語義內容；(ii) 說話者藉著講出此語句所說 (斷言) 的內容；(iii) 說話者的暗示、涵蘊或建議；(iv) 說話者希望或意圖透露給其聽眾；(v) 聽眾的確從說者言論中獲取的。(i)

<sup>140</sup> 頌姆斯在這裡將暗示 (imply)、建議 (suggest) 或涵蘊 (implicate) 的概念與傳播的概念混用。

<sup>141</sup> *Beyond Rigidity* p.85「Mary says that she is a member of an otherwise all male group of adults, and that some member of the group is a barber who all and only those men in the group who don't shave themselves.」

<sup>142</sup> 這個例子屬於「葛萊斯的對話式涵蘊」

共通於各個一般脈絡。(ii)雖然不是共通於所有一般脈絡，但有較強的允諾。(iii)不是共通於所有一般脈絡，有較弱的允諾。(iv)不是共通於所有一般脈絡，而且連允諾也沒有。關於(v)頌姆斯並沒有多作解釋，我自己設想那是離語義內容更加遙遠，連說話者的透露都沾不上邊的訊息。一般情況下，頌姆斯論證了雖然語言學的單純專名其語義內容為其所指，在不同的脈絡中說聽者會對這些專名連結以不同的描述性訊息，這些描述性訊息通常被囊括在包含專名之語句被講出時所帶有的(ii)-(v)類型訊息，而那些訊息並不屬於名字的意義。

## 2.3 化解釋直覺上的衝突

經由2.2小節的說明，我們看清其實是這樣，我們用語句(3)<sup>143</sup>在不同的脈絡中傳播不同的非語義訊息。比如當頌姆斯向一個新生介紹名叫「彼得·亨普爾」的榮退教授，頌姆斯斷言地講出「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時，所懷有的傳播意圖甚或斷言意圖，不單單是說：一個東西等於自身，而且是說：那邊那個人可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卡爾·亨普爾喔！其他的脈絡也可能會傳播給聽者不同的訊息。但是除卻以等同關係為述部修飾一對象與其自身的單一命題，沒有任何描述性訊息共同地存在於所有講出語句(3)的脈絡<sup>144</sup>。

所有一般脈絡下有能力之使用者斷言地講出(3)時，其共同斷言或傳播的命題，是一個毋用多說的單一、羅素式命題：以等同關係為述部，修飾亨普爾先生與亨普爾先生組成的對。頌姆斯認為這樣的想法，可以從下面兩個事實推論出來。

### 事實一

說話者斷言地講出(3)的主要目標，標準地說來其實要斷言與傳播東西，可以透過以下這個形式的語句以精確表達，祇不過說話者沒這麼做而已：如此如此的彼得·亨普爾，就是這般這般的卡爾·亨普爾。任何對連言句的斷言都必須同意，斷言一連言句的同時，也就連帶斷言各個連言項。因此任何透過「如此如此的m就是這般這般的n」這個形式的語句以精確表達的斷言，也連帶是一個關於對象(de re)的斷言，即關於「m」指涉的對象跟「n」所指涉的對象，說他們兩者具有等同的關係。當「m」是「卡爾·亨普爾」而「n」是「彼得·亨普爾」，就剛講的，這斷言的命題就是一個用等同關係作為述部修飾亨普爾先生與其自身的單一、羅素式命題。

### 事實二

無論說話者主要試圖斷言的是什麼，一斷言地講出一語句的說話者，他講出這

<sup>143</sup> (3) 彼得·亨普爾是卡爾·亨普爾

<sup>144</sup> 亦即此外沒有什麼描述性訊息是該語句的語義內容。

話時所意圖斷言的任何命題都受制於能力條件來管理說話者對語詞的使用。所以能力條件在(3)的案例決定了：斷言「亨普爾先生等同於與亨普爾先生」這單一、羅素式命題，是這說話者的意圖。因此(3)語義所表達的命題、其意義或者語義內容就是這個羅素式命題，而未含有各脈絡不同的額外的描述性訊息。

故，如同先前的結論，頌姆斯一貫地保持他的結論不變。將這些重點記在在心理，現在我們來檢驗，一方面，我們關於語意內容(意義)的語義理論所做出的主張，與另一方面，說話者所擁有的，關於語義內容(意義)的判斷，這兩者的關係。我們可以使用(1)<sup>145</sup>、(2)<sup>146</sup>跟(3)<sup>147</sup>、(4)這兩組句子來舉例說明這個關係。

(4) 卡爾韓波是卡爾韓波。

按照頌姆斯所擁護的觀點，(1)跟(2)意義相同，(3)跟(4)意義(語義內容)相同。我們當然強烈懷疑這種主張，對於大多數有能力使用者們語義上的直覺，他們真的會判斷(1)跟(2)或者(3)跟(4)的意義相同嗎？頌姆斯坦承，結果當然非常明顯，他們不會。不難想像，許多人並不了解到這些名字的所指相同。想當然耳這些人就不會判斷那些句子的意義相同。不只如此，甚至是那些知道這兩個名字指涉相同的人，也會有許多人因為認出這些句子常常拿來傳達不同的訊息，而判斷這些句子表達不同的東西。在(3)跟(4)的例子裡，這樣的直覺被表達得相當堅強，因為(3)所帶有的訊息幾乎總是跟(4)所帶的訊息不同。

許多人認為這就是反對頌姆斯語義學主張的決定性證據。但頌姆斯可不這麼想。我們必須注意頌姆斯關於語句意義(語義內容)的主張：語句S語義上所表達的命題P，是該語句在各不同的一般脈絡中講出s，所共通斷言、傳播的訊息內容。但是當一般的說話者被問及語句的意義時，他們經常不是針對「有能力的說話者跨脈絡地講出這句子所恆常斷言與傳播的訊息是什麼」這個問題加以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的注意力聚焦於他們講出這句話時通常所傳達的訊息，或聽到這句話時通常接收到的訊息。同理，當一般的說話者被問及兩個句子的意義是否相同時，通常他們想的可不是「這個句子跨脈絡地被講出時所共同斷言與傳播的訊息」跟「那個句子跨脈絡地被講出時所共同斷言與傳播的訊息是否相同」。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將注意力擺在是不是有哪些脈絡使用這兩個語句時斷言或傳播了不同的訊息，或者是不是在一些脈絡中當他們聽到這兩句話時透露了不同的訊息<sup>148</sup>。因此，也無怪乎這些人直覺上的想法會跟我所提出的語

<sup>145</sup> (1) 卡爾·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

<sup>146</sup> (2) 彼得·亨普爾住在普林斯頓湖泊巷。

<sup>147</sup> (3) 彼得·亨普爾是卡爾韓波。

<sup>148</sup> 還記得我們在2.2小節一開始就批判的天真觀點N嗎？「一個常見的預設是：若有一語句s在一普通脈絡c中被斷言地講出，則這被此次言論所斷言的命題就是s在c的語義內容。此外，

義理論不同。於是我們回答了語義判斷的直覺的問題，哪怕早就知道馬克吐溫本名是「山謬克雷蒙」的人們，他們直覺上依舊認為這兩句話意義不同。這個原本威脅著頌姆斯的直覺，通過上述解釋而被消除了。

頌姆斯認為許多語義理論不願意接受他這個結論的一個理由是，他們堅持一個有缺陷的概念：什麼是理解一個句子、以及為何一些命題明明不是語句的語義內容，最後卻在一脈絡中斷言地講出這話而被傳達（communicate）了。許多人可能是這樣想的：當一個能理解語句 *s* 的聽者聽到 *s* 被斷言地講出時，隨即估算 *s* 的意義並因此直接地認識到這語句的語義內容。這是在此脈絡中所斷言的命題。然後這聽者便將這命題與一些其他命題結合<sup>149</sup>，聽者是從這語句被講出時，種種實用上蘊含的進一步命題來推斷的。這整個總合的命題，是這個語句所斷言、同時也是這個語句語義上所表達，以及揉合了這推論過程所產生的一些涵蘊，最後得出了這說話者說這話時所帶有的訊息。

頌姆斯當然反對上述的看法，首先，頌姆斯反對一般人在對話之中聽見一句話時，便開始這所謂「意義的估算」。許多情況下並不明顯有這樣一種估算，反倒是一般人聽見一語句 *s* 被講出來時，他是將 *s* 跟其他一些語句——在該脈絡中明顯為背景訊息的語句——結合起來，並立即地推斷出（會接受）*s*<sub>1</sub>...*s*<sub>n</sub> 的語句。這些語句所表達的這些個命題共同組成了該次說話的訊息提供給聽者。部分這些訊息甚至可視為說話者的斷言。就頌姆斯這個看法，即使在一給定的脈絡中說（1）、（2）或（3）、（4）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可能產生不同系列的 *s*<sub>1</sub>...*s*<sub>n</sub> 語句組，甚至其結果可能導致出不同的斷言。它們還是可能具有相同的語義內容。

這引出了頌姆斯的第二個反對意見。頌姆斯反對這樣的假設：當人們以言語溝通時，語句被講出時的語義內容窮盡了說話者在一脈絡中說那句話時所能斷言的一切。我們在上一節已經看到頌姆斯如何論證：一語句被斷言地說出可能導致不只一個斷言，並且被斷言內容的整體性經常包含了非語義的訊息。

第三個異議，上述那種關於傳達的說詞，錯誤地高估一般語言使用者的直覺，其實他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擅長抽取語句在各普通脈絡中所共有的語義內容。一語言使用者聽到一語句在對話中被講出時，他面臨一個任務：從說者希望傳播的內容中抽取訊息的任務。有能力的語言使用者在所有一般脈絡中講出一語句以傳播訊息時，雖然，對理論家們而言有些很好的理由在各不同脈絡中抽離出一共同的（訊息）成分，並且將此共同訊息成分視為該語句之語義內容，但是，一個普通的聽者並沒有什麼實用上明顯的理由，為何總是得分離出這種語義訊息並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看待它。一個熟悉一專名或自然名詞的有能力語言使用者，我們通常可以預期他有能力將這名字或自然種類名關聯到大量各種形式的描述性資料，諸如圖像、印象、成見、描述等等。正因如此，一有能力的語言

---

有時人們假定，雖然一句話被講出來可能傳播各種不同的訊息，但是被斷言的訊息通常是說者最關切要傳播的，以及聽者最感興趣的訊息。」這觀點已經被頌姆斯論證為假。

<sup>149</sup> 像是 1 在該脈絡中被預設為背景的一些輔助命題，2 合作交換訊息時一些對話上普遍的公理 maxims，以及 3 說話者想要被理解的是什麼的一些假設。

使用者，他連結於包含專名或自然種類名詞語句的所有訊息總合，將會遠遠多過理論家所認為的語義內容。

語言溝通所必須的，並不是語言使用者內化某些語義理論，以使他們能夠聽到一句話被講出時，從該次言談所攜帶的眾多訊息中，區辨出共通於所有一般脈絡的語義內容。語言溝通所必須的應該是：

1. 一語句於各種脈絡中被講出時、聽者與說者兩方考量被抽取出的主要訊息時具有大體上的統一性。

2. 在任意脈絡講出該語句所攜帶的各訊息中，具有實質一致性的這個部分是這個語句語義表達的命題。<sup>150</sup>

從這透視法，語句的意義就是「該語句在各種不同的一般脈絡中被講出時所斷言與傳播之訊息」的抽象。而非個別說話者為進行訊息溝通時，需要先行區辨與確認的東西。

因此，頌姆斯主張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預設：有能力使用語言的個別說話者自身內化有「能夠從一語句被講出時可能傳遞的眾多訊息中區分並確認語義內容」這種能力的語義學理論。這麼做之後，我們便不再有理由預期有能力的說話者面對一組意義相同的語句時，能認出它們表達相同的命題、能認出它們有相同的意義。我們已經看到許多例子，包括專名與自然種類名詞外的各種語句，都顯示了即使是一有能力的說話者，也可能在面對他有能力理解的同義語句對時，未曾認出它們同義。這個錯誤的觀念：認為有能力的說話者不可能認不出它們是同義詞的觀念，很像羅素的一個老觀念：如果有兩個在邏輯的功能上等同於名字的詞語（expression）指涉相同事物，那麼任何理解這些詞語的人便不可能不明白它們指涉相同。這兩個例子都錯在他們以為語句所意謂之物對於能理解它們的人而言是完全透明的，以致於這樣的一個人通常不會無知或犯錯。其解決之道在於，體認到「關於一語言中這類同義詞語之語義學主張」，並不是「關於語言使用者個別心理或心理狀態的主張」，而是「建基於一語言團體中的慣例與共通性的社會性主張」<sup>151</sup>。

當頌姆斯主張一個名字的「語義內容」為其所指，這樣的主張經常被說成是：一個名字的「意義」為其所指，而且相同指涉的專名便具有相同的意義。於是一個自然的疑問便產生了：既然「相同指涉」的專名們具有相同的「意義」，那麼知道這些專名「意義」的人，為何無法認出它們指涉相同（意義相同）？

為要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是時候揭開 1.11 小節所留下的伏筆了，1.11 小節提到兩種涵義的意義。有時我們談論一詞語之意義時，我們想到的東西是語義內容——該語句跨各種一般脈絡被講出時所斷言或傳播的訊息。就是這意思下，

<sup>150</sup> （1）是日常語言所必須，而（2）不是日常語言溝通所必須，作者只是將（1）（2）結合透視得出，一般說話者不適任抽取語義內容的任務。

<sup>151</sup> *Beyond Rigidity* p.85 「The cure for this error is to recognize that semantic claims about the expressions of a language are not claims about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es, or states of mind, of language users; rather, they are social claims about the conventions and commonalities found in a linguistic community.」讓我們不禁想起帕特南（Hilary Putnam）主張的「意義分工」

一個典型專名之意義為其所指。然而，有時我們談論到一個語詞的意義時，我們想到的東西是詞語知識的訊息，這語詞知識是要讓我們穩當地理解一詞語所需的使用能力。就是這意思下，一個專名的意義是專名使用之能力條件，如同我們在 1.13 小節所提到的：

爲了要成爲對象  $o$  的專名  $n$  之有能力的使用者，兩件事是必須的 (i) 必須取得決定  $n$  的所指是  $o$  的指涉意圖。有兩個方式達成：一個是從其他使用  $n$  作爲  $o$  的專名的人那裡學到  $n$ ，並意圖與那些人使用  $n$  有相同所指。另一個方式是獨立地親知  $o$  (acquainted with  $o$ ) 被介紹  $n$  作爲  $o$  的專名。並且 (ii) 當斷言地講出「 $n$  is  $F$ 」時，必須明白談論的  $n$  之所指爲  $o$ ，並說他是  $F$ 。

我們現在可以清楚理解，何以一說話者滿足兩個同指涉的名字之能力條件，並且這兩個名字語義內容相同，但是他卻從未明瞭這兩個名字語義內容相同。

頌姆斯認爲，透過 2.2 節，對語義內容與斷言、傳播、透露的訊息的區分，使得「專名的意義即爲所指，沒有描述性的語義內容」的主張與「專名在不同的脈絡中能攜帶實質的描述性訊息」的事實得以相容。不只如此，最後，頌姆斯對描述理論的驅動力提出解釋，他認爲描述理論之所以對專名的意義作出描述性說明，其背後的驅動力是因爲看見專名在不同的脈絡中能攜帶實質的描述性訊息，同時又沒有清楚區辨言論中可能攜帶好幾類型語義、非語義訊息。在指出這必要的區別之後，頌姆斯希望能有助於消除此驅力。頌姆斯強調他提出的說法並非單純地消滅描述論，他讚揚有許多真正的描述論者對一般語言使用，特別是專名的使用其實非常有洞見。頌姆斯希望藉由那些語義與非語義訊息的區分，解放他們對語義內容的困惑概念，並且代之以更清晰、樸素、非描述性的專名語義概念，以公平看待描述論者的洞見。

### 3. 模態論證與衍生的問題

讓我們回顧何謂模態論證。模態論證基於包含專名的語句與包含描述詞的相應語句兩者在模態剖面圖(modal profile)的真值狀況<sup>152</sup>不對稱，而說兩者意義不同。嚴格指稱詞意謂在所有可能世界或所有不同於現實的假設情況中都指同一個事物的指稱詞。而專名是嚴格指稱詞的理由乃基於一事實：一個包含專名的語句(如  $n$  is  $F$ ) 在不同世界的真值，依於這個專名  $n$  在現實世界所指的那個個體  $o$  在那些可能世界裡是否具有  $F$  的性質。例如在可能世界  $w_1$  中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爲真，若且唯若，一個確定的個體，那個在現實世界是亞里斯多德的個體，在  $w_1$  裡是個哲學家。因此我們說專名是嚴格指稱詞。

常見的質疑是，其他可能世界裡難道不能有另外一個人取名亞里斯多德嗎，

<sup>152</sup> 指語句在各個不同可能世界中的真值。

如果其他可能世界裡的另一個人才唯一地叫做亞里斯多德，那麼亞里斯多德這名字在不同世界就指到不同的人了呀！這個質疑其實與原先的主張並不相干。當我們說某語句在可能世界  $w$  中為真，就是說這個語句在現實世界所表達的主張或命題在  $w$  為真。據此想法，專名  $N$  是嚴格指稱詞其意思是，對於每個可能世界  $w$  有一個明確的個體  $x$ ，「 $n$  is  $F$ 」的命題在可能世界  $w$  為真，若且唯若， $x$  在  $w$  是  $F$  的外延<sup>153</sup>。這樣的特色構成了專名與描述詞的差別。因此描述詞並沒有給出專名的語義內容。

描述論者面對模態論證提出了幾種對策，其中不外是主張名字同義於描述詞，或同意於某些特別的描述詞。頌姆斯將之概分兩類，第一類論證主張專名同義於採取「寬範圍」讀法的描述詞，專名那些所謂的有別於描述詞的嚴格性，不過是我們將描述詞跳脫出模態運算詞 範圍的讀法而已。第二類論證主張專名同義於嚴格化的描述詞 (rigidified descriptions)，其嚴格性不外是來自於對描述詞的嚴格化，並且這第二類描述論主張將說話者連結於專名之描述詞加以嚴格化就是該專名的意義或語義內容。頌姆斯反對這兩種主張，他企圖得出兩個結論，首先，專名的意義或者語義內容不同於任何描述詞。其次，絕大多數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sup>154</sup>都不具實質的描述性成分。

### 3.1 規避模態論證 1：描述詞採寬範圍 的讀法

#### 3.11 什麼是寬範圍讀法

什麼是描述詞採取寬範圍的讀法呢？我們從這談起：首先，描述論者經常基於一命題態度的事實，而主張專名的確具有描述性意義，並且主張一個含有專名的語句同義於含有描述詞的相應語句。這有關命題態度的事實是：

##### 命題態度的事實

若有兩個包含專名的語句「 $a$  is  $F$ 」與「 $b$  is  $F$ 」，而且  $a$  與  $b$  這兩個專名具有相同指涉，則一個人可能對這兩個語句有不同的命題態度，縱使這兩個語句唯一的差別僅在於相同指涉的兩個專名。

就此事實，描述論者認為是因於這兩個專名具有不同的描述性意義，所以儘管兩個名字具有相同的指涉，一個人還是可能對這兩句話有不同的命題態度。描

<sup>153</sup> *Beyond Rigidity* p.24 「...there is a certain individual  $x$ , such that for every possible world (state)  $w$ , the proposition that Aristotle was a philosopher is true at  $w$  iff  $x$  was a philosopher at  $w$ , and similarly for other propositions.」

<sup>154</sup> 此處的討論聚焦一般的專名。承續自上一章魁瑞普契脈絡，是談論一般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例如「Scott Soames」、「新竹」。所謂語言學上的簡單專名是相對於部分描述性專名 (partially descriptive names) 諸如「Trenton New Jersey」、「清華大學」這類帶有部分描述性內容的專名。

述論者並且認為，原先兩個包含同指涉專名的語句彼此並不同義，而是分別同義於兩個不同描述意義的描述詞語句。

根據描述論者這種說法，相同指涉的專名可能連結了不同的描述詞而有不同的描述性意義。雖然這樣可以解釋上述關於命題態度的事實，但是卻會造成另一個問題：

### 模態句型中同指涉專名的代換失敗

當這種包含同指涉專名的語句為模態句型時，如「Necessarily ,a is F」與「Necessarily ,b is F」(假設 a 與 b 是相同指涉的兩個專名)，按描述論者的說法，這兩個語句可能因為連結了不同描述性意義，而使這兩個模態句型的語句出現不同的真值<sup>155</sup>。

為了補救這個問題，於是描述論者提出了寬範圍讀法的策略。一方面主張同指涉專名連結不同描述意義，以解釋命題態度上同指涉專名的代換失敗，另一方面引進了寬範圍的策略，以確保在模態句型中同指涉專名的代換成功。

寬範圍讀法如何有這樣的效用呢？讓我們看看原先專名的嚴格性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再看看寬範圍讀法何以能夠仿效出類似於嚴格性的特色。

專名的嚴格性在於其指涉始終如一，論及其他違實情況（可能世界）時，即使在那裡有其他人具有現實亞里斯多德的許多性質，或具有「亞里斯多德」的名字，我們使用「亞里斯多德」時不會被這些事情所影響，仍然保持相同指涉。一般而言，描述詞在模態語句中不會指涉始終如一，因為描述詞帶有描述性內容，在不同的違實情況中，可能會隨著不同的違實規定而導致不同的對象滿足這描述性內容。現在描述論這個寬範圍策略，將描述詞解讀以寬範圍的讀法，會使得這個描述性內容跳脫到模態詞之外，其描述詞的描述性內容脫離模態運算詞的範圍，不會與各種違實狀況相互作用導致指涉其他對象。

例如，「亞里斯多德」這樣的詞語，即使在許多違實狀況有其他人具有亞里斯多德的許多性質，或具有「亞里斯多德」這個名字，我們使用「亞里斯多德」的相關語句仍然與亞里斯多德這個人有關，我們使用「亞里斯多德」時不會被其他違實狀況所影響所影響，仍然保持相同指涉。反觀描述詞「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一般而言「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在不同的違實情況中不會指涉始終如一，因為描述詞帶有描述性內容，所以在——比如我們設想一個柏拉圖沒有收亞里斯多德當學生的違實情況——可能世界裡滿足「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的描述性內容的對象便可能另有其人。於是引發了連鎖效應：因為專名「亞里斯多德」與描述詞「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這兩種指稱詞可能出現指涉不一致的情形，於是包含專名的語句「亞里斯多德喜歡狗」與包含描述詞的相應語句「柏拉圖最偉大的

<sup>155</sup> *Beyond Rigidity* p.319 註 12 或許有人會問：真值不同有什麼問題？頌姆斯提醒我們，因為包含同指涉專名的相應語句，即使是模態句型，按理也應具有相同真值才是。比如說「啓明星必然充滿瓦斯。」與「長庚星必然充滿瓦斯。」的真值條件理應相同，原因在於兩句話談的是同一顆星是否必然具有一性質，這個問題是形上學的，所以不應有不同真值。

學生喜歡狗」兩種簡單語句的模態真值剖面圖便可能不相同；因為包含專名的簡單語句「亞里斯多德喜歡狗」與包含描述詞的相應簡單語句「拉圖最偉大的學生喜歡狗」兩種簡單語句的真值剖面圖不相同，於是包含專名的模態語句「必然地，亞里斯多德喜歡狗」與包含描述詞的相應模態語句「必然地，拉圖最偉大的學生喜歡狗」兩種語句的真值便可能不相同。

現在寬範圍策略，將語句「必然地，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喜歡狗」中的描述詞「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解讀以寬範圍的讀法：對「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而言（即亞里斯多德），他必然喜歡狗。其描述詞的描述性內容跳脫出（hop over）模態運算詞的範圍，不會與各種違實規定相互作用導致指涉其他對象，於是包含專名的模態語句「必然地，亞里斯多德喜歡狗」與包含描述詞的相應模態語句「必然地，拉圖最偉大的學生喜歡狗」兩種語句的真值便能保持相同。確保了在模態句型中同指涉專名的代換成功。

只要添加描述詞寬範圍的讀法，專名的嚴格性便不是真正有別於描述詞的特性。描述理論引進了寬範圍的策略，確保在模態句型中同指涉專名的代換成功後，就能理直氣壯主張同指涉專名連結不同描述意義，以解釋命題態度上同指涉專名代換失敗的事實。關於寬範圍讀法另外有一點必須注意，頌姆斯提到這寬範圍的分析並不是認為具有寬範圍與小範圍兩種讀法上的歧義，而是只允許有寬範圍的讀法。以專名「亞里斯多德」與描述詞「亞歷山大的老師」為例，「亞歷山大的老師可能沒有教導亞歷山大」、「一個不是亞歷山大的老師的人可能教導亞歷山大」就某一種涵義上讀起來這兩個語句所表達的命題為真；另一種涵義讀起來，這兩個語句所表達的命題為假。但是我們將描述詞換以專名再讀一次，「亞里斯多德可能不是亞里斯多德」、「一個不是亞里斯多德的人可能是亞里斯多德」這兩個語句不管用什麼方式解讀都必然為假，這提醒了我們，一個包含描述詞的模態句型或許可以有不同範圍的讀法，但包含專名的語句解讀為相應描述詞語句時則只有一種讀法。

### 3.12 反對寬範圍讀法

#### 3.121 基本論證

頌姆斯的策略是先提出一個有效論證，然後加入描述論者寬範圍讀法的主張，使得有效論證變為無效，最後以歸謬法結論：寬範圍的策略對於專名與描述詞的看法不正確。讓我們先看看頌姆斯的論證，末了我將說明寬範圍讀法為何會得致這種苦果。

假設「n」是專名，「the G」是描述詞，而 F、G 是述詞。按照寬範圍讀法，「如果 n 是 F，則某個事物同時是 F 又是 G」這句話所表達的命題就是「如果 the G 是 F，則某個事物同時是 F 又是 G」這句話所表達的命題。所以我們得出 P1。

P1.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n is F, then something is both F and G =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the G is F, then something is both F and G.

$$[Fn \supset \exists y (Fy \ \& \ Gy)] = [(\text{the } x: Gx) Fx \supset \exists y (Fy \ \& \ Gy)]$$

再來這個前提是自明的 P2。

( $\Box$  : 模態運算詞，必然地。)

P2.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the G is F, then something is both F and G is a necessary truth.

$$\Box[(\text{the } x: Gx) Fx \supset \exists y (Fy \ \& \ Gy)]$$

那麼我們得出結論

C.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n is F, then something is both F and G is a necessary truth.

$$\Box[Fn \supset \exists y (Fy \ \& \ Gy)]$$

上述是一個有效論證，但是若根據描述論採取寬範圍讀法的分析，則會時得這個論證失效。因為根據這種描述論的說法，結論 C 跟 C' 同義

C'.

The G is such that the proposition that if it is F, then something is both F and G is a necessary truth.

$$(\text{the } x: Gx) \Box[ Fx \supset \exists y (Fy \ \& \ Gy) ]$$

但是 P1 跟 P2 得不出 C'，所以按照描述論這種採取寬範圍的分析，會將使得上述有效論證變為無效。因此寬範圍的讀法是一種錯誤的解讀。

寬範圍讀法為何會得致這種苦果？若一個包含描述詞的簡單語句 S(d) 其命題為 P，則我們說這個簡單語句 S(d) 的命題是必然的時候，我們等於是說命題 p 是必然的。若按照描述論的看法，一個相應於 S(d) 的，包含專名的簡單語句 S(n) 會同義於 S(d)（命題亦為 p），則當我們說這個簡單語句 S(n) 的命題是必然的時候，我們卻（因為寬範圍的讀法）不是主張命題 p 是必然，而是主張另外一個命題是必然的：「專名的描述性意義跳出模態運算詞範圍的另一個不同命題」是必然的。簡單句時，S(d) 與 S(n) 直接同義，模態句時， $\Box S(d)$  與  $\Box S(n)$  卻要用寬範圍讀法才會同義，頌姆斯就是利用這種差別待遇，凸顯寬範圍讀法導致原本的有效論證變成無效論證。

### 3.122 反對寬範圍描述詞的論證 2

頌姆斯反對寬範圍描述詞的第二論證也是先設計出一個有效論證，這個為描述論者量身訂製的有效論證因為寬範圍的主張而變得無效。讓我們先看看頌姆斯的論證，末了我將說明寬範圍讀法為何會得致這種苦果。

我們假設  $n$  是個專名，並且這個專名所指到的對象因為基因之類一些不明顯的緣故，而具有某個本質  $F$ 。

P1. Bill asserted that if  $n$  exists, then  $n$  is  $F$ .

P2. It is a necessary truth that if  $n$  exists, then  $n$  is  $F$ .

C. Bill asserted a necessary truth.

我們假設比爾所斷言的「若  $n$  存在，則  $n$  是  $F$ 」的命題是  $p$ ，我們可以看出來原先在比爾斷言命題  $p$  而且 P2 說命題  $p$  是一真理，那麼推出比爾斷言一真理是有效論證。然而描述論因為採取寬範圍的分析而使得 P2.專名的描述性意義跳出模態此語的範圍，我們加以符號化如下

P1' Bill asserted [that:  $n$  exists  $\supset$   $F_n$ ]

P2' (the  $x$ :  $Gx$ )[  $\Box$  ( $x$  exists  $\supset$   $Fx$ )]

C'  $\exists p$  [Bill asserted  $p$  and  $p$  is a necessary truth]

若照描述論這麼說，P2 並不再表達  $P$  是一必然真理而是表達其他的意義，那麼我們便無法如同原先的論證將必然性歸給比爾的斷言。

頌姆斯這個策略與上一個策略有部分類似，也利用寬範圍讀法對簡單語句與模態語句的差別待遇，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個論證添加了命題態度，我們歸屬比爾斷言簡單語句  $S(n)$  時，說話者的命題態度是關於  $P$  命題的，但是當簡單語句  $S(n)$  是必然的（變成模態語句  $\Box S(n)$ ）時，我們原本可以歸屬給比爾斷言了一個必然的命題。但是按照寬範圍的策略， $\Box S(n)$  其意義是要將專名  $n$  的描述性內容跳出必然的範圍之外解讀。而這個被寬範圍策略改寫過的意義，我們無法歸屬給比爾。所以有效論證變成了無效。

### 3.123 反對寬範圍描述詞的論證 3

頌姆斯的第三個策略是舉出兩個牽涉模態運算詞與命題態度的真理，然後寬範圍讀法使它們改變了真值，得出將專名看待為寬範圍讀法的描述詞根本改變了原先專名的意義，而非描述論者所宣稱：兩者是同義的。讓我們先看看頌姆斯的論證，末了我將說明寬範圍讀法為何會得致這種苦果。

首先，4、5 這兩句是明顯的自明之理

4. Necessarily, if Bill asserts (believes) that  $n$  is  $F$ , and  $n$  is  $F$ , then Bill asserts (believes) something true.

5. Necessarily, if Bill asserts (believes) that  $n$  is  $F$ , and everything Bill asserts (believes) is true, then  $n$  is  $F$ .

但是寬範圍描述論的做法卻會使得這兩語句為假，按照描述論者上述兩語句應該改寫成：

4' (the  $x$ :  $Gx$ )  $\square$  [(Bill asserts/believes [that: (the  $y$ :  $Gy$ )  $Fy$ ] &  $Fx$ )  $\supset \exists p$  [(Bill asserts/believes  $p$ ) &  $p$  is true]]]

5' (the  $x$ :  $Gx$ )  $\square$  [(Bill asserts/believes [that (the  $y$ :  $Gy$ )  $Fy$ ] & ( $p$ ) [(Bill asserts/believes  $p$ )  $\supset p$  is true]]  $\supset Fx$ ]

首先，這兩句改寫過的語句多出了原先語句中不具有的存在意涵 (existential import) <sup>156</sup>，若沒有一對象符合描述詞「the  $x$ :  $Gx$ 」(唯一具有性質  $G$  的  $x$ )，則會使這兩個語句為假。其次，假設  $o$  是現實世界裡合乎該描述內容的對象，則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1) $o$  在  $w$  具有  $F$  性質但是不具有性質  $G$ 。(2)比爾在  $w$  斷言「the  $G$  is  $F$ 」所表達的命題。(3)比爾在可能世界  $w$  沒有斷言其他事物。(4)在  $w$  沒有個唯一的對象具有  $G$  所表達的性質，或者在可能世界  $w$  任何唯一具有性質  $G$  的對象都不具有性質  $F$ 。所有符合這四項條件的可能世界都會使得 4' 為假。相同地(1)比爾相信「the  $G$  is  $F$ 」所表達的命題(2)在  $w$  所有比爾的其他信念在  $w$  為真(3)在  $w$  有一個唯一的對象具有  $G$  所表達的命題，並且在  $w$  有一個這個對象具有  $F$  所表達的性質(4)對象  $o$  (即在現實世界唯一符合  $G$  性質的對象) 在  $w$  沒有  $F$  所表達的性質。所有符合這四項條件的可能世界都會使得 5' 為假。因此頌姆斯主張這種描述論是錯的。

這次的招數是利用這種同時牽涉模態運算詞與命題態度的語句。這種模態運算詞內含命題態度語句的結構，當命題態度的對象命題被寬範圍讀法將專名(據稱存在)的描述性內容輸出至模態運算詞範圍之外時，命題態度的對象一變，便不再適合歸屬給原先的被歸屬者。利用這種不可稍有更動的命題態度對象，頌姆斯才使得這似是而非的寬範圍讀法顯露出與原先專名不同義之處。

## 3.2 規避模態論證 2：嚴格化的描述詞

<sup>156</sup> 關於存在意涵 (existential import)，趙老師提到，頌姆斯預設了寬範圍策略要解讀包含專名的語句時會擅自添加存在意涵。當然就羅素的傳統，的確有存在意涵，比如「法國國王是禿頭」符號化後是： $(\exists x)\{Kx \& (y)\{[Ky \Rightarrow (x=y)]\} \& Bx\}$ 。然而描述論者不一定非得如此不可，「法國國王是禿頭」還可以符號化為  $(x)\{Kx \& (y)\{[Ky \Rightarrow (x=y)]\} \Rightarrow Bx\}$ ，這個翻譯就沒有擅自添加存在意涵。所以頌姆斯這個第三論證有弱化對手之嫌。

還是基於同樣的目的，即為了解釋命題態度句型中同指設專名的代換失敗，與保證模態句型中同指設專名的代換成功，描述論者在寬範圍分析之外提出的另一策略：嚴格化描述詞。

### 3.21 什麼是嚴格化描述詞

描述論者提出的嚴格化描述詞，引進「事實上」(actually)這個運算詞(operator)，例如描述詞「the  $x$ :  $Fx$ 」(唯一具有性質  $F$  的個體  $x$ ) 嚴格化就是「the  $x$ : actually  $Fx$ 」(事實上唯一具有性質  $F$  的個體  $x$ )。按照這種描述論者的說法，假設一說話者連結於專名「亞里斯多德」的描述詞是「亞歷山大的老師」，專名「亞里斯多德」便與嚴格化描述詞「事實上亞歷山大的老師」同義。嚴格化描述詞在企圖上與寬範圍有些相像，他們都企圖維持指涉始終如一。然而不同的地方在於：寬範圍認為專名的嚴格性其實並非專名特有的性質，改以寬範圍讀法描述詞也能指涉始終如一，嚴格化描述詞的策略詞則承認專名的嚴格性的確與描述詞不同，但描述詞經過嚴格化的改寫之後這個差異就會消失。

因為「事實上」是一個「標記詞」，諸如「我」、「現在」、「這裡」…等等的標記詞，所以標記詞的所指會因為出現在不同脈絡而不同。比如「我現在餓了」這句話由不同的說話者說出來時，語句當中的「我」就隨之指不同的人；這句話在不同的時間被說出來，語句當中的「現在」也隨之指不同的時間。若魁瑞普契在  $T$  時說了「我現在餓了」這句話，則這個語句為真若且唯若魁瑞普契在  $T$  時間餓了。相同的道理，語句「Actually Kripke wrote *Naming and Necessity*」被一個現實世界 ( $A_w$ ) 裡的人說出時，這個語句為真若且唯若魁瑞普契在現實世界 ( $A_w$ ) 寫了那本書。而若這句話是在任意一個可能世界 ( $w^*$ ) 被說出，那麼這句話為真若且唯若魁瑞普契在該可能世界 ( $w^*$ ) 寫了那本書。

根據上述「標記詞」的看法，我們就不會反對這個條件句：若  $S$  是個真語句，則「事實上  $S$ 」就會是一必然真理。為什麼呢？同樣以「Actually Kripke wrote *Naming and Necessity*」這個語句為例，「Actually Kripke wrote *Naming and Necessity*」被一個現實世界 ( $A_w$ ) 裡的人說出時，它表達了一個在所有可能世界都為真的命題若且唯若在現實世界 ( $A_w$ ) 裡「Kripke wrote *Naming and Necessity*」為真。好了，那麼現在我們把這個想法轉到描述詞來看：若一個確定描述詞「the  $x$ :  $Fx$ 」(唯一具有性質  $F$  的個體  $x$ ) 在現實世界 ( $A_w$ ) 的確指稱一個個體  $o$ ，則嚴格化描述詞「the  $x$ : actually  $Fx$ 」(事實上唯一具有性質  $F$  的個體  $x$ ) 在所有  $o$  存在的可能世界中都指  $o$ ，而不會指到別的對象<sup>157</sup>。這樣看來原本專名

<sup>157</sup> 雖然也有某些可能世界存在著唯一滿足性質  $F$  的個體，但是「事實上」這個標記詞被講出時的脈絡，是關於  $A_w$ ，所以「理應」將唯一滿足性質  $F$  的個體，限制於  $A_w$ 。這個「理應」的「理」我們會在下文談到卡普藍 (David Kaplan) 時說明。

才特有的嚴格性，在描述論者嚴格化的改寫下似乎也使得描述詞具備嚴格性了。於是有描述論者主張專名同義於嚴格化的描述詞。

## 3.22 反對嚴格化描述詞論證

### 3.221 相關反對論證

頌姆斯舉了一些其他人的哲學觀點，這些觀點與嚴格化描述詞同意於專名的看法不一致。

#### 論證 1：事實上不存在的對象

當專名的所指不復存在於世界上或者根本不存在時，這個專名在該世界該時間仍可能有所指。比如說「Plato is dead」，既然我們說柏拉圖死了，那我們怎麼把專名代換為嚴格化描述詞呢？這時候無論連結於專名柏拉圖的描述詞為何，事實上當前並不存在著一個所謂「the  $x$ : actually  $Fx$ 」（事實上唯一具有性質  $F$  的個體  $x$ ）的對象。描述詞要在一個世界有所指，得要那個世界有東西符合那個描述詞才行，所以至少在這種情況下要用嚴格化描述詞代換專名會出現問題。這樣一來我們怎麼說專名同義於嚴格化描述詞呢？

#### 論證 2：知識論證

一如魁瑞普契說過的，一個包含專名語句中的專名被描述論者代換成描述詞之後，可能會導致知識狀態上的改變(從後驗可知變成先驗可知)，就算替入代換的描述詞多了嚴格化，知識論態度的問題仍然在。例如：「如果亞里斯多德存在，則亞里斯多德是亞歷山大的老師」這句話原本對說話者可能是後驗可知，但「如果事實上亞歷山大的老師存在，則事實上亞歷山大的老師是亞歷山大的老師」卻變成了先驗可知。於是我們說這樣的同義關係值得質疑。

#### 論證 3：語義論證

即使加上「事實上」的運算詞，魁瑞普契原先語義論證的質疑仍然成立，例如一說話者基於不符合事實的信念，將專名「哥倫布」錯誤地連結於描述詞「首先發現美洲大陸的歐洲人」，其實符合這個描述詞的是一個古代的挪威人，那麼符合「事實上首先發現美洲大陸的歐洲人」仍舊不會指涉哥倫布，而是必然地指涉某個古代挪威人。而且同一個語言社群的不同成員，可能會對同一個專名連結以不同的描述詞，這些描述詞分別加上「事實上」加以嚴格化會必然地指涉不同對象，但是每個人使用「哥倫布」時仍指同一個人呀！因此將描述詞換成嚴格化描述詞並沒有幫助。又例如一說話者將專名「理查·費曼」連結於不確定描述詞「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說話者沒有給出單一外延的確定描述詞，但我們仍認為他所

談論的費曼與其他人有相同明確的指涉，這時候描述論者引用嚴格化描述詞「事實上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也沒有幫助。另外如同我們之前提到有些借力使力的描述論者欲吸收魁瑞普契的理論作為一龐大的描述詞，並且加上嚴格化運算詞：「The x: actually x st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ical chain of transmission of such and such type ending with this use of the name 'n'」<sup>158</sup>。如同我們在 1.3 小節所見，首先，魁瑞普契的說法尚不成一完整理論，故描述論者無法吸收這個理論而得出一個具體明確的描述詞。其次，即使「決定專名指涉的傳播歷史鏈說明」能被補強而成為一完整明確理論，一般人被問及專名的指涉時也說不出這樣的理論。此外，就算一般人都能隱約地理解這理論，他們不能說明傳播歷史鏈為何優先於其他描述詞。起碼，當古巴比倫人使用任何包含專名的語句時，無法想像我們可以歸給古巴比倫人具有決定專名指涉傳播歷史鏈理論的信念。

論證 4：關於事物的知識 (de re knowledge)

按照多那倫 (Keith Donnellan) 的觀察，專名能夠從命題態度的範圍中輸出，比如我們看這兩個句子

6a. Ralph believe that t is a spy.

6b. There is someone x such that Ralph believe that x is a spy.

假設「t」是一個專名，並且假設真有 t 這樣一個人，那麼從 6a 可以得出 6b。雷夫相信的那個名為 t 的對象可以輸出至命題態度之外。相對地，如果 t 描述詞，譬如「the shortest spy」，則從 6a 無法導出 6b。即使描述詞嚴格化，這個結果也不會改變，譬如「the person who is actually the shortest spy」，從 6a 還是無法導出 6b。之所以如此，在於若 t 是專名，則任何人知道「t is F」這命題的知識是「關於事物的知識」。這種屬於專名的特性不但描述詞沒有，嚴格化描述詞也沒有。多那倫當初提出這個觀察的初衷雖然不在質疑描述論，但如果這兩者的確具有這種差別，則至少在這類語句兩者不能互相替換，兩者不同義。

### 3.222 頌姆斯的主力論證

如同先前反對寬領域的招數，頌姆斯先設計一個有效論證，然後引進嚴格化的主張，使得有效變成了無效。另一個與先前相同的地方，是將這種改寫放進「模態運算詞內含命題態度的句型」，以考驗改寫後的同義關係。

當一個現實世界(Aw)的人相信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時，我們可以合理地設

<sup>158</sup> 文中「such and such type」我們想像它是填寫了實際上決定專名指涉的正確說明。我們想像文中「this use of the name 'n'」的所指，是被表達的脈絡所決定。

想，那人的信念是關於  $A_w$ ，他相信亞里斯多德在  $A_w$  是哲學家。相同地，在一個不同於現實的可能世界  $w$  裡，當一個  $w$  居民相信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時，我們也同樣認為，那個人的信念是關於  $w$ ，他相信亞里斯多德在  $w_1$  是哲學家。與此同時，那個住在  $w$  的居民，他並不須擁有任何關於  $A_w$  的信念。當然在可能世界  $w$  的人可以擁有對他們世界而言稱為「事實上」的信念，但這是另外一回事。當一個在  $w$  的人講出「事實上地球是圓的」<sup>159</sup> 這樣一個語句時，他這個信念是關於  $w$ ，他認為在  $w$  世界中地球是圓的，我們甚至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原則：任何一個人在  $w$  相信一命題  $p$  時，他的信念是關於  $w$ ，相信在  $w$  裡  $p$  為真。這樣的原則可以解釋為何在現實世界  $A_w$  的我們所擁有的信念都是關於  $A_w$ 。但是這個原則並不支持其他世界的人與我們共有這些信念。於是我們得出第一個前提：

P1. 這是可能的(在有些可能世界為真)：相信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卻不具備任何關於現實世界  $A_w$  的信念。特別是當一個在  $w^*$  的人相信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時，他並沒有任何信念關於  $A_w$  有什麼東西具備  $F$  性質，當然他也沒有任何信念關於  $A_w$  有個唯一具備  $F$  性質的人是哲學家。

頌姆斯基於卡普藍 (David Kaplan) 對標記詞的語義學看法指出，詞語「事實上」是隨著說出這個標記詞的脈絡所涉及的世界  $w(\text{context } C)$  而定下意義的。首先，語句「the actual  $F$  was  $G$ 」在  $C$  脈絡中所表達的命題，是談論「 $C$  脈絡所涉及的世界」 $w(\text{context } C)$ ，語句「the actual  $F$  was  $G$ 」在  $C$  脈絡中所表達的命題為：在  $w(\text{context } C)$  中唯一具有  $F$  的對象<sup>160</sup>，具有  $G$  性質。其次，「語句『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在  $C$  脈絡中所表達的命題」在任一可能世界  $w$  為真，若且唯若，瓊斯在  $w$  世界相信「『the actual  $F$  was  $G$ 』在  $C$  脈絡中所表達的命題」。這兩個相加整個講起來，「語句『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在  $C$  脈絡中所表達的命題」在一可能世界  $w$  為真，若且唯若，在  $w$  世界瓊斯的信念是關於在  $w(\text{context } C)$  中唯一具有  $F$  的對象，他相信這個對象在  $w$  世界具有  $G$  性質。所以，位於  $A_w$  世界的描述論者說「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所表達的命題<sup>161</sup>在任一可能世界  $w$  為真，若且唯若，在  $w$  世界瓊斯的信念是關於在  $A_x$  世界中唯一具有  $F$  的對象，他相信這個在  $A_x$  世界中唯一具有  $F$  的對象在  $w$  世界具有  $G$  性質<sup>162</sup>。

<sup>159</sup> *Beyond Rigidity* p.44 「An agent who sincerely, and assertively, utters, in a possible world  $w$ , a sentence *Actually the earth is round* expresses his belief of  $w$  that with respect to it, the earth is round.」其實頌姆斯這樣的看法是有問題的。考量各種的違實規定，當一個在  $w$  的人斷言地講出語句「事實上地球是圓的」時，這語句的文字或發音在可能世界  $w$  可能有各種意義，而未必是頌姆斯所說的那樣。

<sup>160</sup> 「the actual  $F$ 」會把內容限制於講出這話的那個脈絡所限制的世界  $w(\text{context})$ 。

<sup>161</sup> 此脈絡所涉及的世界  $w(\text{context})$  是  $A_w$ 。

<sup>162</sup> 對於卡普藍的想法我沒有詬病，不過頌姆斯在表達的細節上是有問題的，比如 *Beyond Rigidity* p.45 「Hence,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 by *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 in  $C$ , is true when evaluated at an arbitrary world  $w$ , iff in  $w$ , Jones believes of  $w(\text{context } C)$  that the unique thing that "was  $F$ " in it "was  $G$ ."」這樣的語句，由於脈絡  $C$  的世界  $w(\text{context } C)$  可能涉及  $A_w$  以外說話者的說話脈絡，所以語句「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在脈絡  $C$  的世界  $w(\text{context } C)$  所表達的命題，

於是我們得出第二個前提：

- P2. 必然地(在所有可能世界都為真)，一個人相信事實上具備 F 性質的東西是哲學家，若且唯若，那個人對現實世界  $A_w$  有信念，他相信在現實世界  $A_w$  唯一具備 F 性質的東西是哲學家。

卡普藍對標記詞的語義學看法相當自明，描述論者無法拒絕。這種標記詞的語義學看法要求「事實上」這個運算詞(operator)將描述詞嚴格化的同時也允許保留該描述詞的描述性內容，這樣的要求使得「the x : actually Fx」使用在 C 脈絡中的內容，成為一個牽涉 F 所表達性質的描述性條件，當這個描述性條件運用在任一可能世界 w 時，在 w 中唯一能滿足該條件的對象要在  $w(\text{context } C)$  中具備 F 性質，而不是在 w 中具備 F 性質<sup>163</sup>。於是「the actual F was G」跟「the F was G」在同一個 C 脈絡中運用在可能世界 w 的滿足條件不同，前者的內容是在  $w(\text{context } C)$  唯一是 F 的對象在 w 具有 G 性質。後者則說在 w 唯一是 F 的對象在 w 具有 G 性質。從這兩者內容上的不同，我們就能推論出：一個人可能相信其中一個，同時不相信另一個。如此我們便得到 C1：

- C1. 以下這句話是錯的：必然地(在所有可能世界都為真)，當一個人相信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時，若且唯若，那個人對  $A_w$  有信念，他相信事實上(actual)具備 F 性質的東西是哲學家。

從 P1、P2 到結論 C1，這是一個有效論證，好了，現在是時候引進嚴格化的主張——這種描述論者主張名字同義於嚴格化的描述詞——於是嚴格化描述論者說：專名「Aristotle」與嚴格化描述詞「the actual F」作為同義詞，在同一個脈絡下內容相同。那麼按理「Jones believes that Aristotle was G」與「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所表達的命題在同一個脈絡之下必然相同<sup>164</sup>。於是我們得出

---

可能與我們在  $A_w$  的理解不同，因而可能不符合這個雙條件句的後項。

<sup>163</sup> 除非 w 就是  $w(\text{context } C)$

<sup>164</sup> *Beyond Rigidity* p.44 「P3. If the content of Aristotle, as used in a context C, were identical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actual F*, as used in C, then (i) the contents of (propositions expressed by) *Aristotle was G* and *The actual F was G* in C would be the same; (ii) the propositions expressed by *α believes that Aristotle was G* and *α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 in C, would be necessarily equivalent; and (iii) C1 would be false.」我有兩點說明，第一點還是關於說話脈絡 C 的世界  $w(\text{context } C)$  不限於在  $A_w$  被講出的問題，因為我們可以規定出一個語言與我們不同的可能世界，導致這兩個語句被斷言地講出時意思與我們  $A_w$  的意義相差甚多，故頌姆斯這個表述方式有瑕疵。第二點，撇開瑕疵不說，若「Aristotle was G」與「the actual F was G」在同一個脈絡下內容(命題)相同。則「Jones believes that Aristotle was G」與「Jones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所表達的命題在同一個脈絡之下必然也相同。這命題態度歸屬的語義學，頌姆斯認為這一點也是自明且描述論者不得不接受放進口袋的，因為當初描述論主張的一個目的就在於解釋命題態度句型中同外延專名的代換失敗，既然當時描述論者認為之所以導致命題態度句型同外延專名代換失敗乃因於專名們內涵不同，而描述論者又主張專名「n」與描述詞「the x: actually Fx」的內涵相同，所以當然要接受互換。

P3 :

P3. 若「Aristotle」與「*the actual F*」在同一個脈絡下內容相同，則(1)「*Aristotle was G*」與「*the actual F was G*」在同一個脈絡世界  $w_{(\text{context } C)}$  下內容(命題)相同。(2)「 *$\alpha$  believes that Aristotle was G*」與「 *$\alpha$  believes that the actual F was G*」所表達的命題在同一個脈絡之下必然地相同。(3)C1 為假。

基於 P1 跟 P2 能有效地推出 C1，在我們引進嚴格化描述詞同義於專名的主張（即 P3 的前件）後，竟得出 C1 為假的後件，因此在 C2 頌姆斯以「否定後件」規則否定了 P3 的前件。於是我們得出結論 C2：

C2. 「Aristotle」跟「*the actual F*」在同一個脈絡下內容不同，

故，嚴格化描述詞的策略失敗。

### 3.23 另一種嚴格化描述詞

先前我們看到，一個人不論他在哪個世界，如果這個人認為亞里斯多德是哲學家，則這個人並不見得同時對現實世界  $Aw$  有所信念。描述論者如果將嚴格化描述詞視為與專名同義而互換，則這種描述論將賦予信念擁有者自身不具有的信念。這是頌姆斯指出嚴格化描述詞的運算詞「*actually*」的問題，但描述論者還有另一種嚴格化描述詞的運算詞「*actually\**」。這種嚴格化描述詞的運算詞「*actually\**」使得語句「*Jones believes that Aristotle was G*」同義於「*Jones believes that the x: actually<sub>i</sub>\* Fx was Gx*」。

這多了一個「*\**」號的運算詞跟先前的運算詞有何不同？就這種嚴格化描述詞的運算詞「*actually\**」而言，唯一滿足瓊斯信念「*the x: actually<sub>i</sub>\* Fx was Gx*」的對象是在瓊斯自身所屬  $w$  中唯一是  $F$  的對象，而非（先前的嚴格化）在  $C$  脈絡的  $w_{(\text{context } C)}$  世界中唯一是  $F$  的對象。這樣修改迴避了頌姆斯的攻擊，使得瓊斯的信念不會因脈絡  $C$  所牽扯的世界  $w_{(\text{context } C)}$  是現實世界  $Ax$ ，而主張瓊斯相信「*the x: actually<sub>i</sub>\* Fx was Gx*」的同時必然對現實世界有所信念。

### 3.24 反對另一種嚴格化描述詞

對頌姆斯而言這做法顧此失彼，當然嚴格化描述詞的運算詞「*actually\**」可以迴避原先的質疑。但是描述論者如果將這種嚴格化描述詞視為與專名同義而互換，將使得這種描述詞在論及不同可能世界的命題態度擁有者時(即模態運算

詞包含命題態度的句型)將出現問題。情況是這樣：如果一個人對一包含專名(如亞里斯多德)的語句命題具有命題態度，那麼不論這命題態度擁有者在哪個可能世界，因為專名的嚴格性，他的命題態度都是關於同一個人(亞里斯多德)。原先沒「\*」的運算詞「actually」所嚴格化的描述詞都指到 Ax 中唯一符合描述者，因而還都指涉同一個對象，但是「actually\*」所嚴格化的描述詞卻無法做到這點了，「actually\*」所嚴格化的描述詞在不同的世界可能指涉不同的對象。按照這種說法，如果將專名同義於嚴格化運算詞「actually\*」所嚴格化的描述詞，便更加明顯不對，因為專名始終指到相同的對象，而「actually\*」所嚴格化的描述詞則不。

描述論者或可透過上述一些方式，設法迴避模態句型中專名與描述詞的差異，但是當這包含專名的模態句型同時涉及命題態度時，描述論者的方法便會失效。綜言之，由上述這些論證看來典型的專名的語義內容不與上述策略的描述詞同義<sup>165</sup>。

#### 4. 結論

我們在這一章看到頌姆斯抵禦許多來自描述論者對魁瑞普契的反擊，也提出他自己的延續性觀點，補充魁瑞普契在專名意義的留白。但是被稱為專名的直接指涉(direct reference)立場的頌姆斯，主張「一般語言學上單純專名的意義僅為所指」卻引來了新的問題，比如命題態度的問題與包含專名的存在否定句的問題，當然我們也看到頌姆斯也提出論證試圖克服。雖然我說考量到魁瑞普

---

<sup>165</sup> 除了典型專名之外，頌姆斯提到少部分的特殊專名可能具有描述詞的語義內容，比如說「Trenton New Jersey」與「Princeton University」，這種被頌姆斯稱為「部分描述性名字」(partially descriptive name)的專名似乎與典型專名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合理地設想這專名的確連結了描述性的語義內容，它們似乎得符合「位於紐澤西州」或者「是一所大學」之類的性質。關於這個部分，頌姆斯提出「部分描述理論」加以說明：這種少數且特別的專名，在語義上同時連結於描述性質與所指對象，指涉的決定部分由滿足描述性內容，部分由魁瑞普契所說的歷史鏈連結的說法兩者共同決定。假設有一個這類的專名 n，其所指對象為 o，那麼「n is F」在任一可能世界 w 為真，若且唯若，對象 o 在 w 同時滿足自身描述性內容與 F。相信「n is F」在任一可能世界 w 為真，就是相信對象 o 在 w 同時滿足自身描述性內容與 F。

如果這種專名的所指在一可能的情況中不符合該專名的描述性內容，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當年如若沒有從學院轉型成為大學的話，那麼在那樣的可能的世界中「Princeton University」是否存在呢？頌姆斯認為這時會有歧義，一來這學校如果不成一大學，似乎不宜認為在這樣的可能世界有「Princeton University」，二則認為，儘管這學校不成一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仍在這個世界存在，祇不過沒有從學院轉型大學而已。對這歧義頌姆斯認為一般而言後者的理解比較少見。但這樣一來這種專名豈不是像極了一般的描述詞？為說明這種專名與描述詞還是有所區別，頌姆斯另外指出這種專名有兩個類似名字的特色。第一就模態上，如果一個名字指對象 o，那麼這麼名字無論在哪種可能情況(可能世界)中都指同一個對象 o，而不會指別的東西。如果 m 跟 n 是兩個專名，並且  $n = m$  為真，那麼，必然地若 n 與 m 存在則  $n = m$  為真。第二就知識論原則上，如果 n 是一個指對象 o 的專名，那麼，相信「n is F」所表達的命題，就是對 o 有信念，相信 o 具有 F 性質。於是頌姆斯說，就這兩方面說來，諸如「Trenton New Jersey」與「Princeton University」，它們還是一種具有描述內容卻又有別於描述詞的特殊專名。

契未加明白說明專名的語義內容，所以這些問題的負擔屬於頌姆斯，但我也必須承認它們是魁瑞普契潛在的問題。或許在發展魁瑞普契理論時，對於專名的語義內容能有不同於頌姆斯的看法，不過頌姆斯的立場為我們提供一條可能的發展路線。

整體看來，語義論證所衍生的問題，這個部分有諸多疑義。除了「一般語言學上單純專名的意義僅為所指」的主張是否正確之外，對語義論證相關的否定存在句，疑問也頗多，比如對象不存在是否能有性質？命名者親知對象的要求是否必要？僅僅可能存在的對象之名若可被視為虛構對象之名則是否還需要滿足命名者親知對象的要求？虛構對象之名是否符合命名者親知對象的要求？…這部分有許多的不確定，整體情況並不如頌姆斯所言那麼樂觀，頌姆斯僅以附錄的篇幅處理似乎小看了問題。關於描述論者借力使力的作法，頌姆斯的處理則妥當些。

對於知識論證所衍生的問題，頌姆斯的處理相當妥適。因為頌姆斯並不是單純抵禦問題自身而已，首先，在識論態度上不透明的問題之外，他頌姆斯還進一步提出更強的直覺，不利自己立場的直覺：哪怕是知情者，也不認同同義。然後他提出的說明能同時解決兩者。其次，頌姆斯的方式不僅能化解知識論態度的問題，還更進一步解釋這些反對直覺的成因，消除直覺上的不安，這點是很多哲學家沒有做的事情。最後一點，頌姆斯的這套說明還能解釋描述論者之所以提出他們那種看法背後的驅力，理解描述論者的洞見。不醜化對手，盡可能為對手的立場設想，甚至站在對手的立場補強對方可能未盡周到之處，然後才公正地進行批評，這是作為一個魁瑞普契論者很重要的特質。

至於模態論證的部分，頌姆斯以較為技術性的方試凸顯寬領域讀法改變了原先語句的意義，而這個改變其實不是描述論者願意接受的。在嚴格化描述詞的部分，頌姆斯指出「事實上」這個標記詞在包含信念態度的模態語句中，並不如描述論者想像那般好用（描述論者將因嚴格化賦予說話者自身未擁有的信念）另外一種嚴格化更根本無法達成嚴格…。這部分我認為頌姆斯相當成功。不過，面對描述論者仍可能層出不窮的招數，下一章的目標之一將是試圖關閉模態論證這個戰場。我將說明：對魁瑞普契或魁瑞普契論者而言，模態論證不是支撐因果理論的重要支柱，哪怕描述論者有一天能經由某種讀法或改寫克服模態論證，因果論還是不為所動，描述論還是無法站起來，因為因果鍊的指涉機制才是因果論者的重心。